

# 粮老虎发家史

程 华



# 粮老虎发家史

顧 行

北京出版社出版（北京东单麻线胡同3号）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95号

北京东单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 1/32·印张：4 1/16·插页：2·字数：76,000

1964年6月第1版 196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0册

统一书号：10071·722

定价：(6) 0.38 元

## 目 录

<b>开 篇</b>		1
<b>第 一 回</b>	黄小二单裤进京 老掌柜重利轻别	5
<b>第 二 回</b>	子承父业，三年木围裙 “三恒归一”，一碗称心酒	10
<b>第 三 回</b>	农民一把伤心泪 奸商万担罪恶粮	16
<b>第 四 回</b>	“掏耳朵”黄老大发家 “填坑馅”恒字号聚财	24
<b>第 五 回</b>	黄显达棄官从商 赵老四“舞文弄墨”	32
<b>第 六 回</b>	万明路赶脚做期粮 黄显达空手下赌场	39
<b>第 七 回</b>	黄显达大利灭亲 磨坊业为虎作倂	49
<b>第 八 回</b>	血泪斑斑混合面 喜气盈盈“粮老虎”	57
<b>第 九 回</b>	庆胜利恍如一场梦 透标底巧分半杯羹	67
<b>第 十 回</b>	理事长水到渠成 参議員十斤面粉	73

第十一回	物价瞬变师生同声哭 空买空卖奸商赚大钱	81
第十二回	“粮老虎”买笑掷千金 黄显达一怒开粉厂	90
第十三回	人民斗争如火如荼 “限价打虎”假戏真做	97
第十四回	庆解放全城锣鼓喧天 换画皮老虎装腔作势	106
第十五回	黄显达万里晴空刮黑风 “粮老虎”恶贯满盈连根除	114
收 尾		126

## 开 篇

旧社会流行一句话：“天下无如吃饭难。”因为吃饭最难，当时的人们，便把那一切的一切，都和吃饭联系在一起。比如找工作，求职业，就叫做找“饭碗”，人们低声下气，兢兢业业，为的是保住“饭碗”；一旦失业，这是敲了“饭碗”，生活门路断绝，便只有辗转沟壑的份儿了。旧社会受压迫的人们，任凭你有多大的聪明才智，志气抱负，除非起来革命，就摆脱不了这一悲惨的命运——整日里围着那“饭碗”儿打转！

话还得往开里说。即使你一旦找到了饭碗，这饭又岂是容易吃得的？那时节，劳动人民一日三顿短不得的粮食，掌握在国民党反动政府手里，掌握在地主手里，掌握在投机倒把的奸商手里。国民党反动政府别的方面虽说百无一用，在掠夺人民方面可是精明强干。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民生凋敝，百业萧条，唯独那印钞票的工厂，却是夜以继日，加班加点，机器一秒钟也不停地转。那花花绿绿的伪法币、关金券、金圆券潮水般地涌进市场，物价见了它，便似断线的风筝，脱缰的野马，狠命地上涨。随手翻出解放前的报纸，到处可见的，是这样触目惊心的标题：

“二月涨风！”

“三月涨风！”

“小民欲哭而无泪，  
五月物价涨疯了！”

.....

有人統計，从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前夕，到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南京政府作鳥兽散，国民党的通貨发行增加了一千四百多亿倍，同一时期国民党統治区的物价就上涨了四十七万亿倍以上；

也許今天有些人对这种天文数字缺乏具体的概念，那末，一位有耐性的同志，曾經做过这样的計算：

一合米計有三千二百粒，

一石米就合三百二十万粒；

一九三七年六月，每石米价法币十一元多，

到一九四九年四月国民党反动政府崩潰，国統区米价每石金圓券一亿七千五百多万元，

折合法币，达五百二十五万九千多亿元；

一粒米价合一亿六千四百多万元。

嗚呼，此时一粒米，战前一千五百万石粮！經歷过这种涨风的人，至今回想起来，誰不余悸犹存。直如做了一场噩夢！

在物价这样騰貴的情形之下，一般靠工資收入的人，如何生活！一九四八年，一个大学教授每月的薪金收入，只能买两袋面粉；五口之家，若把薪金全用来买粮食，每人才摊

到十几斤。这年十月、北京大学的教授因冻结薪给而罢教，他们在那《停课宣言》中说：“我们每月收入，不过维持几天的生活。”大学教授尚且如此，何况中小学教师，更何况一般的职员和工人！

在反动政府的抢掠之余，更有那投机倒把的粮商，从中混水摸鱼，趁火打劫。旧社会北京粮食业有句俗话：“荒乱年，陆陈行<sup>①</sup>。”那粮商最喜的就是天灾人祸，一遇水旱虫灾，人心动荡，他们便可以囤积居奇，兴风作浪；再加上兵荒马乱，军需浩繁，他们更可以和反动当局上下其手，翻云复雨。劳动人民欲哭而无泪，正是他们发财致富的好时机。

解放前，北京有一个赫赫有名的大粮商，就是吞噬劳动人民起家的；此人姓黄名显达，人人都称“粮老虎”。他是广安门三大粮行、一大面粉厂等四家联号总经理，原北平米面粮业公会理事长。本文所叙述的，便是打他祖父一套单接进京，中间经过他父亲，直到他成为泱泱大资本家的一段历史。“粮老虎”的发家史，自然同时就是劳动人民的血泪史。

这个“粮老虎”，在北京解放、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以后，竟然继续操纵市场，危害人民，终于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经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逮捕法办。当年军管会军法处判处他徒刑的判决书上，这样写道：

---

<sup>①</sup> 陆陈行，就是粮行。日伪统治期间，北京有陆陈公会，也就是粮业公会。

查黃显达，身任粮业公会理事长，本应遵守議价，领导粮商公平交易，乃竟恃其雄資，指揮四家联号，带头有計劃、有組織地囤积拒售，套購粮食，破坏經濟，危害市民，阴毒險狠，与人异处，粮老虎之譚号，誠屬名副其实，无怪市民談虎色变，恨之入骨！……

時間飞快过去了一十五年。这十五年来，一九五三年全国实行了粮食統購統銷，一九五六年又进一步对資本主义工商业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那人人生活必需的粮食，从此便牢牢掌握在劳动人民自己的手里。最近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給我們增添了不少困难；人人都說，这些事設若发生在过去，将不知成为怎样的虎狼世界。然而，在我們这里，自打一九五三年以来，国家零售給全体居民的粮食价格就紋絲未动，始終不变。劳动人民的生活，有了最根本的保証。因此今日談虎，自然无人色变了。作者整理这部《粮老虎发家史》，目的只是讓大家看看昔日資本家猙獰丑恶的面目，想想劳动人民在旧社会的苦难；撫今追昔，忆苦思甜，更好地体味一下生活在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幸福。



## 第一回 黃小二單褲進京 老掌櫃重利輕別

北京糧食這一行，主要是清末民初這些年發展起來的。早先鐵路未通，交通不便。糧食這東西，又十分狼狽笨重。常言說是“百里不販粗”，那販賣糧食的商人，拉一頭兩頭駱駝，運十袋八袋口麥，被人看作是針尖削鐵的買賣，費勁不小，利潤不大。直到京綏、京奉、京漢、津浦幾條鐵路相繼興建，火車運輸腳價廉，運轉快，那東北的雜糧、內蒙的口面、江南的大米，外加那打外國進口的澳洲面粉、暹羅洋米，才源源不絕而來。北京糧食業的保守狀態從此打破，出現了新的局面。

北京經營糧食的行商，主要分為山東、山西、東北三幫，這時便紛紛開店設肆，改做座商。有的在靠近鐵路的廣安門、西直門、永定門一帶經營糧食行棧，代客買賣倒運；有的在全城四處開糧店，做門市。在糧食業占有主要勢力的山東幫，還分為蓬萊、黃縣兩幫，都是由過去的老米碓房轉業而來。蓬萊幫後來專做大米行莊，操縱大米、面粉；黃縣幫和山西幫都做門市。不同的只是，山西人的糧店門市，一般只賣糧食；黃縣人的糧店，糧食以外，一般還兼賣油鹽。

約在清末光緒年間，廣安門里的南綫閣路口，便開設了

一家粮店，字号昌顺。两个东家，一个姓林，一个姓赵，全是山东黄县人。那四间门脸，中间隔开，两间卖粮食，两间卖油盐，还兼营些煤油、豆纸之类。后边几间房，安了五六盘磨，磨些五谷杂粮；一片露天的空地，摆了百把十来口缸，做些黄酱、甜面酱，腌些酱疙瘩、咸萝卜。全柜用了十来个伙计。

那粮店开后，倒也生意兴隆，获利不小。两个东家一合计，便思量着要扩大业务，招几个学徒。那招收徒工，原本是旧社会资本家第一个精明处：一来是学徒三年，管饭以外，可以不开工钱；二来是常言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资本家便可以用这师徒名份，实行家长式统治，打也打得，骂也骂得；三来还可以利用徒工年幼无知，在柜上充当资方的耳目，对其他职工起个监视作用。因此过去北京的资本家找徒弟，绝不找北京当地人，怕的是离家近，事情多，不易控制，也不易安心。他们大多要到自己的本乡本土去找。果然不久，那昌顺的东家便自山东黄县老家，寻来了一个又穷又苦的小徒弟。

这徒弟姓黄名贵和，排行第二，小名便叫黄小二。虽说只有一十四岁，却长得身材高大，体格强健，挑水打杂，洗米做饭，喂牲口，看磨盘，倒都能来得。他原是老家遭荒才被追出来的，进京时不仅分文全无，就连那铺的盖的也没有，只随身穿得一套单裤褂。热天上身还可以赤膊，那裤子却实在无法替换，便只好等到夜闌人静，别人打鼾入睡之后，在厩地里脱下来悄悄地洗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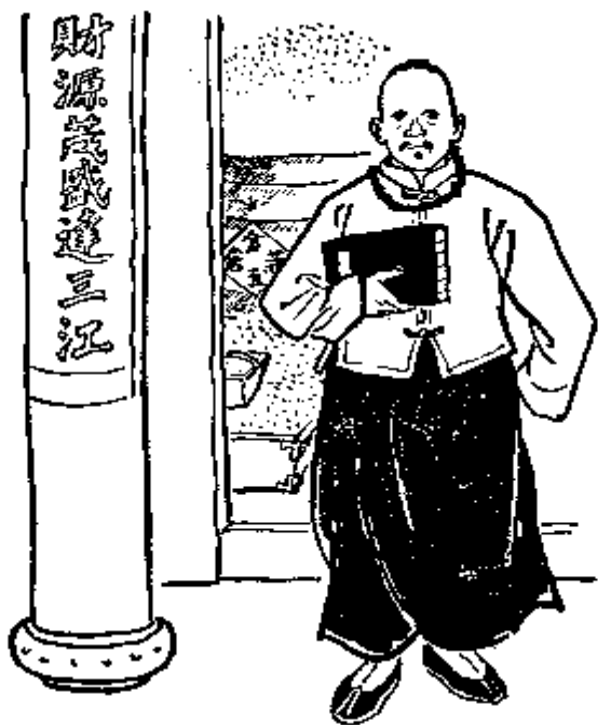
誰想得到，这个不显眼的小徒弟，便是后来名貫北京城的“粮老虎”黄显达的老祖父！

那黄小二在昌順粮店一气干了二十年。别看这人长相粗笨，却是个外糙里不糙的人物。他既在后柜看过大磨，前柜抱过筐籬，对那资本家弄虚作假的名堂，欺騙顧客的手法，便知了个一清二楚。他見当资本家的錢来得



流水般容易，心里十分的羡慕。只是他心地机灵，越是想往上爬，在那东家的面前，却越显得低声下气，低眉順眼。资本家見他忠厚和順，勤儉卖力，就决定讓他在柜上帮賬。自来那粮行的伙計，見重的是三个：一是上市，二是写賬，三是門市料事。行話說“要有門路，先奔賬桌”，这写賬乃是发达的重要一步。黄小二写賬多年，柜里柜外了如指掌。不久，資方又給他加了一份人身股，讓他代表本柜上市。至此，黄小二便后来居上，成了昌順粮店第一号大伙計。

誰知又过了些时候，那姓林姓赵两东家，因为分錢不均，发生了爭吵。东家不和，伙計便似进了风箱的老鼠，两头受气。幸亏黄小二善于見机行事，他知道姓林的是个大股，便一心抱住这条粗腿。果然不久，那姓林的一怒之下，



把資金从昌順撤了出來，另外糾合一个姓于的，一个姓姚的，在昌順的西頭不远，開了一家恒利粮店。他怕那姓趙的報復搗亂，还白白把一份“硬汉股”，送給一个前清退职的翰林。黃小二在这次事变中支撐有功，自然帶了過來，他那一份身股，也从此改

成了東股。加上這時姓林的年紀已大，無力經營這買賣。他見黃小二精明能干，和自己既有師徒情分，又是自己親信，不久以後，竟把那掌櫃的一職，也交給了他。

“十年媳婦熬成了婆”。那黃小二平地青雲，自然喜出望外。只是他一邊高興，一邊又想到自己在櫃上，不過是个小股東，辛苦半天，也是為人作嫁衣裳，心中便又有些不自在。這時他剛滿四十，正是壯年有為的年紀。一想起自己從學徒熬到掌櫃的這段經歷，一路坑坑洼洼，真是好不容易。便暗暗下了決心，要趁自己有為之年，奠子孫萬世之業。他當上掌櫃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把他那在山東老家的十六歲的兒子，叫來北京，攔在恆利櫃上學徒。從此，他便一面拚命積攢，一面不舍晝夜，親自教誨和訓練這兒子，總盼他快點兒長大，好繼續開創他黃家這份家業。

这时已是民国年間，軍閥当权，北方直奉战争、馮张战争連年不断，粮食本是軍需民用的重要物资，一遇战乱，有錢的大戶，誰不想儲点粮食备荒，那粮店的流水也就越做越大。年終結賬，这利潤竟超过往常一两倍去。黄小二一看这种情形，暗自吃了一惊，心想那恒利号的大股东，不过林、于两人，若是和往常一般按股分紅，这白花花的洋錢，岂不全讓这两人白白地得了去。由此便作了一番大盤算，終于想出了一个“刨坑填餚”的办法，联合几个小股东，要求少分紅利，增加积累，多添资产，扩大买卖。在他这样的精心經營之下，那恒利果然迅速发展，不出十年，就在广安門門里开了一个恒富康，又在昌順粮店的对門，北綫閣的路口，开了个恒利厚。他黄小二，这便外得了善于經營的名声，內又收了个肥己的实效，步步高升，荣任了三号的大总管。

也是到了这般时候，他才忽然想起，自从他当上恒利的掌柜以来，足有十年，只知夜以繼日經營买卖，那山东黄县的老家，竟一次也不曾回去过。一想到自幼跟着自己受过苦的老伴，諒必也添了不少白发，便不免生了一点怜悯之心，起了个“衣錦还乡”的念头。这年的夏天，他打北京动身回家，路过通县，不想在那里染上了一場霍乱，不出几天，就一命嗚呼了。

## 第二回 子承父业,三年木圍裙 “三恆归一”,一碗称心酒

那黄小二的儿子,名叫黄广利,兄弟二人,他是老大。这黄老大进京学徒的时节,已然是个少东家,和他父亲当年的情形相比,自然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但是,那黄小二却另有一番理论。他说,干买卖这一行,创业容易,守业最难,你别看做父亲的当年黄金万两,那没出息的儿孙,说不定流落在街头卖大碗茶。尤其是搞粮食买卖,若不是提溜过笤帚把、手握过鞭杆,穿过几年木头裙子<sup>①</sup>,便不能样样入门,成为这里头的“虫”。干这行而又不是这里头的“虫”,定会叫人坑蒙拐骗。因此,那黄老大刚一进城,黄小二二话不说,当天就逼他甩掉脚上的鞋子,送他进了磨坊。

黄老大从此由碾到磨,由抱筐籬售粮到料事,由料事再到司眼,一节一环,样样仔细地学。不上几年,果然就出落得碾、磨、筛、簸、货、钱、眼,件件精通。不久,黄小二便送他到恆富康粮店去赶集上市。

原来在那恆富康,黄小二有两个最得力的上市伙计。一个姓吕,外号吕矮个,专管到西郊一带农村放债要眼,一

---

<sup>①</sup> 穿木头裙,就是指站柜台。

向心毒手狠，农民見他，犹如見了凶神恶煞一般；另一个姓辛，又长得黑，人便叫他黑心(辛)，专管在城里給飯鋪、成衣鋪和皮局子等大小作坊送粮收錢，这人神通十分广大，最会弄虛作假。这两人是黄小二的左右手。他讓儿子跟这两人搭伙上市，目的自然是要他在粮食业本身的业务之外，再学一点那見不得人的本事。

其实，这黄老大倒完全不必由他老子这般操心。他长得身高体大，大头大眼，外表上酷似他父亲；若論起他的聰明机智，和他那爱錢如命的脾性，老头子倒得远远讓他自己十分。他后来是自东自掌自把鞭的三家联号的总經理，“粮老虎”发家史上的奠基人，却是眼大漏不过去沙子，連一个銅子儿也不肯放过的主儿。多少年来，他从来只穿土布褂褲，不穿洋布，就因那洋布不如土布結实；吃飯只吃窝头，几天几天才跟着柜上的人吃一頓白面；就連他家里人脚上穿的，也全是山东老家捎来的老疙瘩鞋，从来沒有穿过什么毛窝棉鞋。事实上，他烟也抽得，酒也喝得，甚至白干一喝能喝上半斤，可是那只是別人請客的时候；在自己家里，他从来烟袋不摸，滴酒不飲。因此，那柜上的人便这样形容他，說他“买一分錢团粉想着勾起条护城河”，是一块地地道道的資本家的材料！

正是黄老大在恆富康学看家本領的时候，噩耗传来，他那父亲竟在通县“物故”了。

黄小二一死，广安門的三恆——恆利、恆富康、恆利厚，乱成了一窝蜂。那姓林和姓于的两家大股，早对黄小二坑

东灭伙的做法十分不满，这时便动手分这买卖。这三个粮店，以恆富康的地势最好，底子最厚，姓林的先抢了这儿；姓于的老人这时也已死了，他的儿子便要了恆利。黄老大心里早就着急想弄个买卖，只是他黄家原是身股轉的东股，虽經他父亲这些年的积攒，那股份也远不抵恆利厚资产的一半。这时他自然更急得似热鍋上的蚂蚁一般。后来，亏得那个姓姚的小股东出面支持他，和林家反复說情，把恆利厚的房产家具，都折成了黄家欠林家的债款，这才算把恆利厚这买卖交给了他。

这年是一九二四年。打这年起，黄老大便成了恆利厚的經理。虽說背下了一屁股债，柜上存粮也不过百十来袋，比起恆富康和恆利財大气粗的劲头来，自不免有点寒蠢；但終算是自东自掌，再不受那股东的牵制了。黄老大又是个极有心計的人物，他思量自己对粮食这行的門道，胜过那米里的蛀虫，不愁沒有发展前途。这时那姓林的已是老迈昏庸，恆利号姓于的少年掌柜，又是个公子哥儿，对粮食完全外行，都不是他的对手。这黄老大經常站到自家門口，眼望着恆利、恆富康門口进进出出的人流，一回想起当年分家时别人那股子张牙舞爪的气势，便不由得怒火中烧。他暗自下定了决心，一旦有办法，就非把这两个买卖弄过来不可。

“三恆归一，三恆归一！”这是他向着那恆利和恆富康立下的誓言。

黄老大和他兄弟，各有四个儿子。黄老大的二儿子，就



是后来赫赫有名的“粮老虎”黄显达，这时正在山东济南上学；还有一个侄子，后来在胶东参加了革命。除过这二人，他便用他爸爸的老办法，将儿子、侄儿一个个召进京来，摆在柜上学徒。不久，有的就分配为写账，有的跟着别人上市。

那柜上有的是黄家子弟，使唤上自然十分得心应手。黄老大赶集上市，門市料事，一切又都亲自经营，使出了他从恒富康学来的全副本事。不过几年，不仅债务全部还清，还在恒利厚西边买下了一并大車店，后边又买了不少旧房，雇人翻盖。那恒利厚开始才三间半面脸，这时就发展到房屋新旧七十来间，骡子二十多头，酱缸三四百口。那粮食的垛儿，更像是会日长夜大一样，全都冒出尖儿来。

至于那恒利和恒富康，却正应了黄小二早年那句“创业容易守业难”的老话。恒利姓于的掌柜，本是个大少爷。他只知吃喝玩乐，狂嫖滥赌，哪有心经营这买卖。不出几年，便把他老子留下的这点积蓄，花个一千二净，那买卖也自然随着倒台。当时广安門不少粮食业资本家都争着要这买卖，黄老大心想这恒利是他父亲起家的地方，岂能轻易给了别人，就花了个大价钱，买将过来。经过一番翻修整理以后，在那恒利二字的后面，加了一个德字，改称恒利德。于一九三四年，选定个黄道吉日，正式开张营业。

自那恒利得手以后，黄老大便一心想倒那恒富康。恒富康本来有几个能干的伙计，黑辛即其中一个。几号刚一分开，黄老大就想着把黑辛撬过来，只吓得那林老头魂飞魄散，他用了管大烟，加工资，吃饭给单买肉炒菜等种种优待，

才把这黑辛稳住恒富康。只是“蛇无头而不行”。姓林的这时年纪太大，已经力不从心。开始，他招了一个姓李的来当掌柜的，想和他合力经营。姓李的后来把掌柜的职务让给了自己的侄子。不久，他们叔侄二人又联合起来，倒把那姓林的挤在一边。姓李的侄子原是个卖野药的大夫出身，开药铺许是来得，开粮店却一窍不通。更加上早年便染上个抽大烟的恶习，整日离不了那灯、枪、榻这三样东西，恒富康在他手里，不到二年，就再也支撑不住。黄老大一见这般情形，真是喜从天降，他常把儿子、侄儿全叫到跟前，让他们都看看这不肖子孙的下场；同时便筹备巨款，准备把恒富康一下就倒过来。不想那姓李的虽说没出息，却还有一股



子倔劲儿。他见黄老大那份幸灾乐祸的劲头，不由得把心一横，说：“我便是把恒富康錫着卖也不卖给他！”果然，恒富康一倒闭，他把零件的东西首先拍卖，接着又将那房屋分段

論問地出讓，不上几天，便卖了个精光。

那黄老大这时真气得目瞪口呆。一赌气，就在广安門外买了一块空地，自己亲自监工，新盖起一月粮店，取名恒利福。在新店落成这天，店堂上挂起一块横匾，上写“厚德载福”四个大字，把他那三个联号，一号一字，都嵌在里边。还在这里摆酒設宴，犒赏柜上得力的伙計。大伙儿也紛紛向他祝賀，称道他实现了“三恒归一”的宿願。这时，这位在广安門已經頂得住半边天的大掌柜、三大粮店的總經理，这才破天荒第一次在自己家里端起酒杯，滿滿地飲下了一杯酒。

### 第三回 农民一把伤心泪 奸商万担罪恶粮

黄老大的发家，主要在二十年代的后期和三十年代。这正是大革命失败，蒋介石国民党在南京成立反动政府的时候。北京的政府机关、达官贵人，如蝇附膻，纷纷南迁。北京的市場十分冷落萧条。一羣的粮食商人，求亲托友，全仗着“卖熟货”（除购除销），送用户维持营业。这时节，出售面粉一袋利潤仅五分<sup>①</sup>，大米一包<sup>②</sup>賺利也不过二角。不少资本家因此捉襟见肘，周轉不灵。人们见这黄老大这样兴发，就不免传说纷纷。自古道“人无横财不富”，有人便猜测他是黑夜出門拣着了珠宝，有人传说他家后院起出了金砖也有人說他家許是得着了棵搖錢树……。其实，如此这般都不是。黄老大流水般的钱财来源不是别处，倒在那成千上万見天等米下鍋的貧苦人身上。

黄老大自己从来就不信有什么飞来之财，他信守的只是一条原則，叫做“不杀穷人不富”。他知道那粮塚要高，得

---

① 書中提到貨幣而未加說明的，凡亂推日戰爭以前和以後，都指偽法幣；北京淪陷期間，則指偽聯幣。

② 过去北京粮食按包計算，一包合一百五十斤；面粉按袋計算，一袋合四十四斤。

从农民身上一斗一升地掘，錢柜要滿，也得从那見天买粮的劳动人民嘴边一絲一毫地刮。

在北京郊区南苑、丰台一带，有許許多多菜农。他們租得地主的一小片地，种点青菜、茄子，点些云豆、豌豆，自然有时也种一点粮食。那粮食下来，要用来交租，卖菜得来的錢，大部分也得交给地主。只有那余下的一点，才用来买粮糊口。那时候农民进城，城門口有警察，菜市上有牙行，一路的敲詐勒索，最后归到农民手里的这点錢，你想能买几斤粮食。所以，一到春天，青黄不接，那飢荒便似毒蛇恶兽一样，紧纏住終年汗水不断的穷苦农民。起初是草根被挖尽了，跟着是树叶被打光了。再接着便是家家再也揭不开鍋盖。农民万般的无奈，只好拿着口袋，挟着筐篮，找村里有脸面的三爷二叔說情作保，向广安門的“三恆”——恆利厚、恆利德、恆利福借價賒粮。

每年春天二三月，这是黄老大最忙碌的时候。你只見他整日里在几家联号之間东跑西顛，吩咐这家倒囤，那家清仓，将那陈年的谷子，发霉的小米，和一般的粮食掺在一起，装成大包小包。几号喂养的五十来头驢子、叫驢，这时也有一半从磨盘上卸了下来。每天清早，这恆字三号的大門前，真是車如流水，馬如游龙，三号的上市伙計，个个身跨青驢，手执响鞭，身后全都跟着三輛五輛大車，滿載着粮食和那恆字号专用的斗、秤等杂物。只等黄老大車前車后巡視完毕，一声令下，便听得馬蹄得得，鞭声脆响，那粮車近的奔丰台、南苑，远的奔房山、良乡，紛紛出发到农村放債去了。



在丰台大井、小井、岳各庄一带活动的上市伙计，姓董行二，人称董二爷。他多年负责下乡放债，就在那大井村，置下一所房子，买下不少田地，房由他侄子守着，地都租给农民耕种。那粮食大车到了他家门口，他便自那大青骡上跳了下来，吩咐小徒弟支上车，把粮食都卸下来，扛进他家里。

那恒字号的规矩从来极多，在斗秤的方面，明着的是入一百，出九八；农村放账，规定只给九五，即一担粮食，明摆着给你九斗五升。价格则是加一账，十块钱一担的，一概算十一元。董二爷把粮食拉进家里，就把口袋打开，每包又舀出五升，这是他二爷的提成。因此，那粮食到除主手里，花的是加一钱，得的是九成米。

借粮当然得交利息。黄家的粮食利息，分成麦秋、大秋两种。若是春季二三月借粮，到六七月收麦后归还，这利息是一分；若到八九月大秋归还，利息就增到一分五。

说起来，这些全都不算厉害，那黄家最毒的一手，还在后头！

在抗日戰爭以前，糧價雖說平穩，春秋兩季，却有很大的不同。在那春荒的季節，糧價偏高；一到秋天，糧食打了下來，商人殺價，俗話說“谷賤傷農”，這糧價就落了下來。黃老大根據這糧食春漲秋落的情形，就立下一條狠規矩：凡是春天借糧，那糧食一概按市價折合成款；秋天還賬，那款又一概按市價折成糧。這樣一來一去，一進一出，借糧的農民若是春天借了一担玉米，到秋天便是給他兩担麥子，也還不清這閻王債。

只是，在那青黃不接的季節，麥苗兒雖已返青，榆樹兒却尚未生葉，農民們手摸糧食罐，已是顆粒無有，耳听着妻哭子號，分外淒慘。這時不向那有糧的去借，又到哪儿去找那吃的呢？

因此，只要董二爺一進村，董家的門前，就蹲着一堆堆等待借糧的農民，在寒風中簌簌顫抖。那董二爺這時正手捧水煙袋，搖晃着二郎腿，在堂前閉目養神呢！

沒有臉面的人，是進不去董家大門的。能進的，是保長三大爺，富農李二叔，和村里的糧食商販人等。董二爺當天帶來的几車糧食，他們也許就借去一大半，然後轉手賒給農民，那利息自然也隨着增加了一分二分。

董二爺有時也有興出來走走。他對村里的人，誰家今年種了几畝地玉米，誰家又点了几分地芸豆，知道得一清二楚。走到哪里，他耳邊總響着黃老大成天說的那句口頭禪：

“要借糧，得知道人家鍋盆碗筷怎么放。你們想拿我的糧食送人情，這可辦不到！”

他只拣着那地里有青苗的人家进，村里的三大爷毕恭毕敬地跟在后边。谁家见他进门，都得赶紧摊上几个鸡蛋，叫人打酒。你向他当面借粮，是万万不能打听那粮食的价钱的，一打听，他许是站起就走。有一回一个农民要借一担玉米，他不知道这个规矩，信口问了问城里的粮价，三大爷在一旁拍案就骂：

“二爷放粮，还能让你小子吃亏？”

谁知这回董二爷倒连眼也未抬，他正盘算这农民种的二亩麦子，到小秋能下来多少粮食。这时城里玉米价是十元，加一分利，是十一元。他翻开了账本，在这个农民的名下，记上了十三元。这多的两元，是他董二爷的回扣。

农民举债，一般都在春天。但也有不少临时要借债的，这主要是为办红白喜事。死了人，三亲六戚要来，就得除点

米面；娶媳妇、聘姑娘的，要得就更多。

在丰台的岳家楼村，有一个叫赖三的厨子，人称赖师傅，就是一个在农村





专跑大棚，办红白喜事的能手。他手下有那么七八个人，论起上灶做菜，是什么也不会；却最会东村说媒，西村拉纤，恁愿别人办喜事：

“这么档子事，还不好好办办，请请客？”

别人说：“咱没有路子，那油盐酱醋赊不来！”

“没关系，全包在我身上，我给你要。”

这赖三便是广安门三恆的老主顾。经他介绍放出去的粮，设若每担合十元，賬上一概写十二元。柜上收十一元或十一元五，抹零去梢的，就都归了赖三这些人。

给办红白喜事的送粮食，这黄老大就更有一番诀窍。他嘱咐伙计们，每逢这种情况，那粮食第一是决不能早送。借粮的进城要粮，柜上的伙计是满口应承：“成，明几个就送来！”实际上，非得等到喜棚都搭好了，那办喜事的人家急着要把这粮食往锅里倒的时候，方才送到。这时要过秤也来不及了。

北京早年的面粉口袋，是用土布做的，大小是两幅土布加一条边，一袋粉正好合一百斤。那恆字号单备有一种面袋，是不加那一条边的，装满了才九十斤，装得暄分些，每袋才八十来斤。这些面袋，便是专用来给办红白喜事的人家送粮食的。

对那实在急着要粮的，他还有第二个办法：凡逢送这样的粮食，恆字号的跑外上市的，必定随粮附送一份贺礼。自古道“礼多人不怪”，人家既出了份子，便是那座上的宾客，就越发不能过秤用斗了。办事的农民明知吃了大亏，却是

“哑吧吃黄连”，有天大的苦也說不出来。

秋天，这是收获的季节。庄稼收割了。那一家一户的农民，一年的辛苦，希望全在地里这几颗粮食上，这时就更得全家男女老小一齐出动，脱粒的脱粒，扬场的扬场。大秋农村，真是一片忙碌的景象！

也是这个时候，黄家三爷的如狼似虎的伙计，又一次下乡了。

那大道上扬起了一缕烟尘，一头头骡子和一挂挂大车，正沿着大道飞奔。空车的车轮碰击着地面，发出咣咣的响声。黄家的人，有的骑在骡背上，有的斜坐在车沿旁。

地里的农民们一个个直起了腰，翘首北望。人们的心陡然收紧，知道这不可避免的一天来到了。

黄家伙计随车带来了斗、秤。和春天使过的不同，这时的斗也大了，秤也大了。黄老大有话在先，早就说得明白，麦秋大秋收粮，一概用加一秤斗。即一百斤，实收的是一百一十斤。

那农民全不知道黄家还有一种最坑人的柳条斗。这种斗口上箍着个宽宽的竹圈。董二爷亲手舀起一斗粮，用手抹平，往农民家的斗里一倒，还塌下一个坑儿去。农民家的老太太看见，高兴地说：

“成，就使唤二爷家这个斗！”

她刚一回身去取粮，董二爷用手轻轻一拽，那竹圈往上就长出了五分。

大秋收粮，便是一场最黑暗、最无耻的掠夺！

你看这东边：那农民抬起口袋，董二爷唱起賬本，伙計扶起秤，明明是一百七八十，报的却只是一百六十斤。

你听这西边：三大爷横眉怒目，正痛斥一个苦苦哀求的农民：

“紅口白牙，你吃了人家的，想少給成嗎！”

一担担散发着清香的新打下的粮食，从农民家的口袋，进到了黄家的口袋。然后，被一袋袋装上車，拉回到城里。

那农民一家家望着空瘪了的粮袋，想起了欠地主的租子未交，印子錢未还，想起了这秋冬一家子的生活，不由得伤心落泪。冬天未到，不少人便又得向地主借債，向黄家借粮。那年关更是穷人的鬼門关，一到年关，債主盈門，农民們有的被逼卖了地，有的被退了佃；有的投河，有的覓井，构成一幅人間最辛酸的画图。

这时，黄老大正拨弄着算盘珠，坐在恆利厚的賬桌边。他黄老大打恆利厚起家，虽說“三恆归一”以来，已成了联号的總經理，但是每次年終結賬，他还是习惯坐到这里来。这年的买卖又胜过往年，他光算了恆利厚的賬，在那純利之中，丰台、南苑放粮食債的收入，竟占了将近一半。

## 第四回 “掏耳朵”黄老大发家 “填坑馅”恒字号聚财

解放前那粮食商人欺騙顧客的手法，真可以說是花样百出，无奇不有。单就卖面粉說，便有三种花样：

第一种，名叫“掏耳朵”。这办法是将成袋面粉拆开一个小口，用一白铁皮做的长筒探子，伸到里边，取出半斤一斤，然后照样縫好。

第二种，名叫“大过河”。是将面粉全部倒出来，每袋攪拌上四五斤白玉米面，再灌回那原来的袋里去。

第三种，名叫“大搬家”。公然把买来的二号面粉，装到

头号面粉的口袋里，以次頂好，按头号面粉的价格出售。

这后两种办法，传说就是那恆富康的跑外黑辛发明的。黄小二早



年把黄老大送到黑辛身边，学的就是这些本事。

黄老大对面粉这行，确是精通。早年的北京，虽说连家像样的面粉厂也没有，那市场上面粉的种类，却十分繁多，最常见的就有：

兵船牌、炮车牌，这是打上海来的，都是无锡粉；

富兴牌、寿桃牌，这是天津的；

三仙、仙女，是日本粉；

天官、金豹、力郎，这是美国粉；

此外，还有那澳洲粉，济南粉，蚌埠粉，等等，不一而足。

北京人最习惯吃的，是无锡粉，也就是兵船、炮车这两种牌子。蚌埠的、济南的，人嫌它粗。洋面是经过漂白的，人说它尽白不香，还传说它有毒，更嫌那洋面太细，和上水拉力太大，面铺抻面，费力又费时；大家便不爱用，那价钱也就便宜得多。

别人的粮店进面，自然拣那人人爱吃的老牌子进，他黄老大却偏进新牌，特别是进那拉力大的洋粉。哪家粮栈来了新粉，黄老大先让人送一袋来尝尝。这天，柜上的伙计便破例可以吃到一顿白面。黄老大吃着，觉着粉细，拉力不差，就让人几百袋几百袋地送来。

那柜上有的是京北高丽营和沙河一带产的白泡玉米，这种玉米色白，少渣，尽是淀粉。黄老大便亲自指导那磨坊的伙计用热水把玉米抄了，控上一天半宿，把那水分全吃到里边，便接着开磨和过细筛。把这样的玉米粉掺到洋面里，一面过筛一面搅拌，那洋粉的色便不似先前白了，拉力也不

似先前大了。每袋面粉若是兑上四斤半到五斤玉米粉，任凭你多精细的人也觉不出来。

在前门外东珠市口的草市一带，有四五十家面袋庄，专收那饭铺、切面铺用过的面袋。兵船、炮车一类老牌子的口袋，由他们纷纷送到广安门的恆字三号，“加工”好的面粉，装进了这样的口袋，顿时摇身一变，就变成了老牌子；一部分在门市出售，大部分送给饭铺和作坊，那小饭铺本小利薄，不少还得赔钱，随除随卖，哪里还管什么真假；小作坊买去，反正是给工人过年过节吃，只图一个便宜，也自然不计算较这些。

在北京的西南城一带，住户极大多数是劳动人民。他们很少有买白面吃的日子；常常是一天的活儿下来，挣了几个辛苦钱，才能提着口袋，端着和面盆，到粮店买点小米或棒子面。

恆字号粮店卖小米，一向都兑碱水。伙计们把碱水往小米筐筛里一喷，用手上下一搓，搁上大半天，四五斤水便吸进去了，这小米却变得又黄又好看。门市料事的对买粮的老太太说：

“瞧，多好的小米，回家连碱也甭搁！”

老太太回去真夸：

“这小米熬粥真粘，甭搁碱，吃着也挺香。”

同院的大婶子也接着说：

“昨儿打恆利厚买了点棒子面，又面又甜，就是不太吃水。”

恆字号磨玉米面，都得把玉米先过热水。这一过水，磨出来的面沒有皮子，又挺好看，而且一百斤玉米少說能出一百一十斤面。

这老太太哪儿知道，熬粥甭攪碱，是因为人家早給攪过了。

这大嬸也决想不到：棒子面和着不吃水，是因为它早吃进不少水了。

恆字号的門市流水，在广安門一带的粮店中本来是最大的，加上黄老大使用的，又是这样一些經營手法，他賺的錢，便似那长江大河，滾滾而来。只是他向柜上职工公布的利潤数字，却年年都少得可怜。那职工們都說：

“为什么年年賺錢，这錢反而不見，这事可真透着新鮮。”

其实，黄老大用的，就是黄小二用过的“刨坑填馅”的办法。他的賬本，是除了他以外誰也弄不明白的。今天柜上卖了五百，他許写三百五，那一百五却改用借入的名义入



賬。你看這賬上，今日借入黃仁厚堂若干，明日借入黃義厚堂多少；盡欠人錢，却不見一個人來要。原來這黃仁厚和黃義厚不是旁人，正是黃老大和他的兄弟。這一折騰，那櫃上的贏余，一部分就變成他自己名下的存款了。

若是櫃上有一點余錢，便立即用來添置了東西。黃老大又用這辦法，把賺來的錢變成了自己的固定資產。但是從那賬上，這一切也都看不出來。多少年來，恆字號的賬上，不但流動資金看去增加不多，連固定資金也沒有大變。恆利厚開張那年，報的資本是兩萬元，其中流動資金一萬五，固定資金五千。後來幾年，恆利厚的房屋從幾間門臉增到七十來間，醬缸從一百來口添到五百來口，可是那賬上，固定資金的數字還是五千！黃老大在這事上確是用盡了一番心計；賬上的錢盡量讓它少，則不但職工要錢無從開口，便是那官家收稅也不能多收；東西要盡量讓它多，這多了的東西，歸根結蒂，豈不都是他黃家的！由此，便出現了這等有趣的情形，直到臨解放那年，這恆利厚的賬本上，一大缸黃醬，只算偽法幣二十元，一大缸咸菜，才算四元。其實那個時候，若以偽金圓券一元折合偽法幣三百萬元計算，買一張擦屁股的豆紙，就得法幣兩萬元。

經過這樣三下五除二之後，余下的一丁點兒，便用作“股東”的開分和職工年終的“犒勞”。這恆字號本是獨家經營，黃老大偏用了一個合股的名稱，好用股東名義壓制職工。那七成半的東股，黃老大名下二成半，總經理世襲一成，半成不開分，他兄弟名下占二成半，這就占了六成半。只



把那有名无实的一成，給了当年分买卖时支持过他的姚家。但是，对那柜上的职工，虽说黄老大历来主张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全都經過精心的选择和考核，却终究不甚放心，就采取了一般资本家籠絡职工的老办法，定出了七成半人身股。只是他有他父亲当年篡夺恒利的經驗，怕那吃人身股的也来个依法炮制。“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便及早定下了一条錯規，恆字号的西股，一概不得轉成东股。即使这样，你道这八身股到底給了誰？說来讓人发笑；七成半的西股，他的儿子、侄子、孙子，倒滿占了六成，只把那一成五，分給了三家联号的几个門市掌柜和上市伙計。

黄老大因而不怕“股东”开分，他最怕的是柜上职工年底向他伸手要錢。为此，沒有进腊，他便吹风，說上海有訊，行市看涨。那柜上有着几厘身股的掌柜伙計，誰不想跟着总經理喝一口肥湯，就都拚命替他进货。既然这恆字号的眼上赢利不多，年底柜上的現款又寥寥无几，能賞賜給职工的“犒劳”，自然也减少到最小的程度。那柜上一般的职工，替他辛辛苦苦干一年，到头来还是落个两手空空。

买卖家一进年底都得抄調貨(盘貨)。恆字三号一到年底，也得把各号原資本多少，一年做了多少，存多少貨，利潤多少等等，向黄老大报告。在抄調貨的时候，他說得可好：

“得实实在在的抄，不要互相隱瞞，好讓大伙儿多分点錢。”

其实，他事先早和他那儿子、侄儿說好，把該瞞的都瞞了。对那不便明言的分号掌柜，他就說：

“別号今年可不怎么样，大伙分錢得指你們了。”

接着又赶紧补充：

“可是也得掌握好，別讓明年买卖太不好做。”

那几号的掌柜、伙計，誰不勾心斗角，岂肯把本号赚来的錢讓大伙分掉？于是就无不隱瞞。瞞来瞞去，自然都落在黄家手里。

开始抄調貨了。那柜上一年来添置的资产，早从盈余賬上剔除了，那一包包的粮食，紛紛打开，倒成一个个粮堆，一张张紅箋擱在粮堆上，上边写着“仓仓滿，囤囤滿，金玉滿庫”等一些吉利話。这一倒騰，明明是十包粮食，数儿就变成八包七包了。那賬上的赢利收入，又去掉了不少。

黄老大这时便叹息說：

“瞧这粮食一行，行当苦，劳力大，簡直是蝇头微利，針尖削鉄！”

他年年这样叹息，年年这样賺錢；赚的錢，年年往里續，这买卖便跟吹了气似的膨胀起来。不过十几年工夫，小的就变成了大的，一个就变成了三个，实现了“三恆归一”的宿願。“三恆归一”以后，他瞧着前两号都是粮柜带油柜，唯有那恆利福只卖粮食，便把对門一个鋪子倒过来，取名恆利兴，专卖油盐；不久又倒了斜对門的一家油盐店，取名恆利和。加上头些年在丰台大井开的一个米面油盐杂货店增兴恆，大小六个买卖。共拥有房一百四十来間，伙計七八十

人。到那恆利福开张时,更将几号十几二十来盘石磨,换成了一色的电碾七个,电磨八盘。在广安門一带粮食业中,真是叱咤风云,人人歆羨。不管黄老大怎样善于收声敛迹,财不露白,那同行却人人都道他是广安門的一大財閥了。

## 第五回 黄显达棄官从商 赵老四“舞文弄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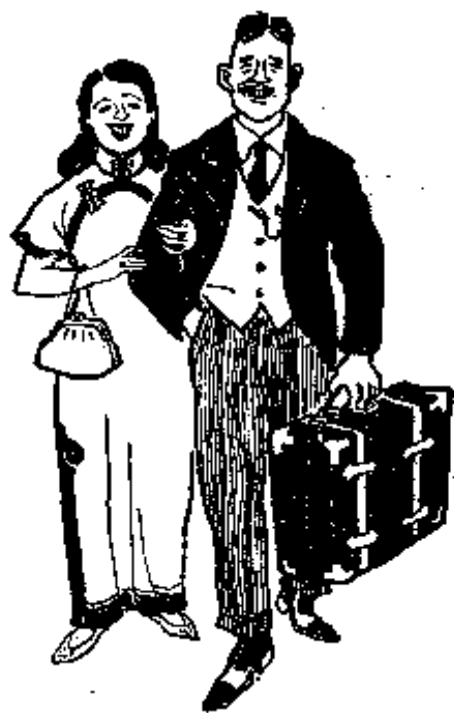
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东北，接着蚕食华北。一九三七年，北京西南的卢沟桥，传来了隆隆的炮声。

“炮声一响，热泪满眶”。日寇所到之处，奸淫烧杀，四方的农民，都纷纷躲进北京来避难。那农民随身能带的，无非是粮食一类。这时便大車小車，絡繹于途。对北京的粮商来说，正是一个发财的大好机会，于是纷纷杀价，剋扣那农民的粮食无数。黄老大自然更是大秤大斗，大批收购，这也不用细说。

转眼又过了一年多。到了一九三九年的春天，这恒字号柜上却出了一件大事，原来是黄老大的二儿子黄显达，忽然进京来了。

黄显达今年正好三十二岁，出落得人高馬大。更兼身穿西服，足蹬皮鞋，一头稀疏的头发梳得油光蹭亮，俗话说“佛要金装，人要衣装”，那土头土脑的黄老大一站到他的跟前，便显得畏畏缩缩，简直不像个样子。黄显达排行第二，小名便叫二虎，还因他自小敢说敢干，打架能豁出命去，人又叫他二愣。虽说他是粮食世家，对这粮食买卖却并不感

多大兴趣，而一心想做大官。因此，他的几个兄弟都自小进京学徒，他却一直在山东济南上学，由小学而中学，由中学而进了山东大学。不久，就鑽进伪山东蓬莱县政府，当上秘书，跟着又在平度县，充当过县法院审判官、县政府主任秘书，还代理过县长。来北京前，他正在寿光盐务稅警区担任盐警队长。这时他年方三十挂零，却已在官場宦海，足足浮沉了十載，对那反动政权內部的重重黑幕，一目了然。加上这县政府主任秘书，又是个承上启下的职务，县长身边的第一等紅人，几年的幕僚生活，鍛炼得他談吐随时，刀笔精通。再加那盐警队，名为緝私队，实际是营私队，这盐警队长，更是个一等的美差。黄显达騎馬挎枪，当过盐警队的队长，对这官商勾結的情形，盐商投机倒把的勾当，自然更十分清楚。只是正当他少年得意的时节，不想日本鬼子打了进来，那山东的广大农民，又偏偏不肯当亡国奴。他們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奋起抗战；一面抗战，一面又組織起来，开展反霸斗争，实行减租减息。黄显达身任盐警队长，盐民如何不恨。这才不得已拉家带口，进京投靠他老子。一路上想起了这几年在盐警队长任上一呼百諾的威风，将要从此收起，心里便不免有一股子怒气。黄老大倒是



完全不同，他想他黃家祖輩幾代，就這個兒子是一個讀過書做過官的，雖說稱二斤面他許是不會，統籌大計諒必是有辦法的。因此見他進門，喜出望外，真像是黑夜里揀着一個寶貝一樣。

沒想過不了多久，他爺兒倆就在此買賣的經營方法上，發生了一點小小的矛盾。

原來，這時黃老大雖說已經成為幾家聯號的總經理，在買賣的經營上卻還死守着自他父親那里學來的老一套。平日里自己親自上市，整日里鑽在磨房干那“掏耳朵”“大過河”的營生，每天晚上，還都得手握電棒，到各個分號的糧庫，去點那存糧的數目。在生活上，更是樞樞索索，不但烟酒不碰，就連吃飯時添飯端菜，也得親自到廚房里去，不喜歡別人侍奉，為的好時時檢查那做飯的徒弟，是否給他糟塌了糧食。這黃顯達是經過大風大浪的，所有這一切，他如何看得進眼里。

開始，黃顯達見買賣有一定的基礎，倒也有三分高興，便一再勸導他父親，說明如今世界已大不同，像他這樣經營，發財也發不了大財。他說，如今若要把這買賣再做大，一定得首先結交官府、銀行，掌握內幕消息，要透支能透支，說現錢有現錢。因此就需要出門多活動，請客吃飯，送禮行賄。誰知不管他說得怎樣唇焦舌干，這老头子卻只是墨守陳規，一再說那老話：“交官窮，交商富，和尚道士化緣簿。”竟認定這官跟和尚老道一樣，是交接不得的。尤其一聽說出外活動，便要請客花錢，這就更似要了他的老命一般。听

儿子說的次数多了，他不但心不为所动，还慢慢生出一些反感来。他仔細端詳他这儿子，見他口若悬河，舌如利剑，滿口大話，把他老头子这些年来經營买卖的甘苦，全不放在



心上，心里就老大的不高兴。他想，这儿子許是書讀多了，成了个不务实际的書呆，志大才疏的庸材，慢慢地对他就不似先前信任了。所以黄显达进京后很久，黄老大一直安排他在柜上浮住，不讓他参加具体的业务經營，只把他当个客人似地在柜上养着。

黄显达原是个极精細的人物，那父亲的脸色，他岂有看不出来的道理。心想这老头子，重的是錢財，輕的是人情，我若不是給他弄一笔錢来，他哪里就知道我的手段。只是他当时在北京的朋友不多，門路不广，一时不知道从何下手。想来想去，忽然一下想到那粮业資本家的联合組織——米面粮业公会。

在淪陷期間，北京的糧商共有外三行和內三行等六個公會組織。這外三行的組織便是糧食運輸業公會、糧麥業公會和雜糧堆棧業公會，後來合成了一個糧棧業公會，會長叫黃紹唐。內三行是米莊公會、陸陳公會、米面公會，後來合併成米面糧業公會，會長是大漢奸鄒泉蓀。黃家的恆字三號都是屬於這米面糧業公會管轄的。黃顯達想進公會，這鄒泉蓀他自然想巴結也巴結不上。幸好當時在這米面糧業公會下邊，還有個磨坊業聯合辦事處，專門管給同業招攬業務，負責的人叫趙老四。這趙老四不是別人，他祖父就是當年黃小二學徒的昌順糧店的股東。黃顯達和他是山東濰縣的老鄉，又加上有祖父輩的這一段因緣，就利用了這點關係，跑到磨坊業聯合辦事處，要求每天讓他來抄抄寫寫，給公會盡一點義務。

這磨坊業辦事處原有一兩個雇員，都是整天懶懶散散提不起來的人物。這黃顯達一無薪水，二無職務，却每天都準時來上班。當時的日偽政權，和國民党政權一樣，雖然正經事兒不辦，表面上却要遮遮掩掩，那來往的公文都做得十分講究，寫個申請，也得依“等因奉此”等一套格式。北京的糧商，不少是推磨盤出身，斗大的字識不了几升，哪儿看見過這個。這趙老四更是個睜眼瞎子，讓他舞文弄墨，自然比趕那鴨子上架還難，不得已去求那兩個雇員，不僅他們借此端起架子，而且寫出來也十分的不通，送出去往往徒勞往返。黃顯達一來，光景就完全不同。他是縣政府主任秘書出身，這一套豈不熟悉。趙老四要他寫個呈請撥給加工糧



食的呈文，只見他提起筆來刷刷刷一揮而就，不但“等因奉此”，把種種的原因說得天衣無縫，滴水不漏，就是那一筆台閣體<sup>①</sup>的小楷，也顯得大小勻稱，眉清目秀。兩個雇員望塵莫及，身價從此一落千丈。當時掌管全市糧食的日偽物資調節委員會和米面糧業公會里，也都紛紛傳說磨坊業聯合辦事處找着了一個好秘書。趙老四一聽這些，覺得自己臉上也有些光采，對黃顯達更是另眼看待。在一次同業的會議上，趙老四便將黃顯達介紹給大家，宣布說：“咱們請到一位白盡義務的黃秘書！”從此，黃顯達便以辦事處秘書的身份，四出活動，給這家辦事，給那家幫忙，不久，上至官府，下至一般的糧商，對他都慢慢有個印象了。

磨坊業辦事處主要管分配日偽交下來加工的糧食。那趙老四和日偽的物資調節委員會相互勾結，舞弊營私，無所不至。黃顯達把這些全都看在眼裡。只是他極善于藏巧裝拙，心想這時正在依傍人家，不



① 旧时指一种官場应用、形式端正的字体。

便点破，就故意装出一副大大咧咧的模样。赵老四虽说大字不识，却是个买卖人出身，并不是个糊涂人。他也明白这黄显达决不是个肯于低三下四、白尽义务的人物。他既然如此，便必有所求。又见自己许多的把柄也落在他手里，知道只有分给他些油水，才能堵住他的嘴。有一次，日伪物资调节委员会分配了一百几十万斤谷子的加工任务下来，赵老四私自一下就分配给黄显达五十万斤。当时这日寇拿出粮食来要粮商加工，主要由于军用紧急，那粮食又反正都是抢来的，因此也根本不計什么工本。粮商加工的合法利润，都在十分之一以上。黄显达把五十万斤谷子拉到自己家里，那恒字三号的电磨日夜转动，两三天内，加工完毕，一下子就净赚了小米五万多斤。

这只是一个开始，从此以后，磨坊业办事处分配给恒字号加工的小米、玉米、高粱，便源源不绝而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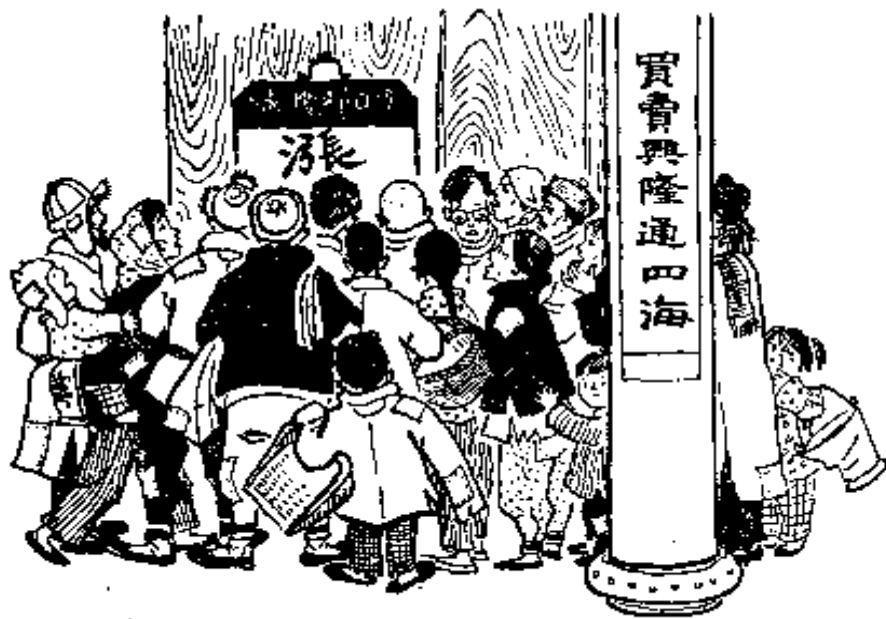
黄老大这才相信，他儿子果然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比自己强过十倍，不由得暗暗地高兴，把过去对他的一番气恼，一股脑儿全抛到东洋大海里去了。

## 第六回 万明路赶脚做期货 黄显达空手下赌场

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以后，一面到处烧杀掠夺，劫掠中国人民的财富；一面又通过汉奸汪精卫的伪政权滥发纸币，用那红红绿绿的花纸片，不声不响地把人民手中仅有的一点东西也换了去。

通货膨胀，使得日本占领区的物价节节上涨。北京的一些粮食业资本家，开始还没有见识过这通货膨胀是怎么档子事。他们只是从日常经营中发觉，今天卖出去的粮食，明天要买就买不回来。这才立刻警觉起来，纷纷把本来在前柜堆放着的粮食，一袋袋全搬到后边。前柜筐篋里只留下点子残底，面粉只剩它两三袋。打这个时候起，北京的劳动人民要买一斤二斤粮食，就得每天起个绝早，到粮店门口排着长长的队伍等候。

平日那粮商笑脸相迎的买主，这时似乎瞧着都讨厌。从这时起，那粮食仿佛一下子变成不是人能吃的东西，粮商只愿意把它堆放在仓库里，栈房里，而且只在他们相互之间倒来倒去。开始是米、麦、豆相连，今天米、麦价涨了，豆价未涨，豆子是个空档，他们就抛出米、麦，争购那豆子；明天豆子涨了，又抛出豆子，去争购那米、麦。接着，是粮食和棉



布相連，再接着，这粮食、棉布又和黄金連在一起，布要涨价，他們就倒出粮食买布，黄金要涨，又卖出布买黄金。

行业之間的界限打破了，重要的不再是經營什么东西，而是經營什么能賺大錢。那粮商的保險箱里，也許攔着成千上百条黄金；这布商的后院，又許囤着千担万担的粮食。不管有多少人在等米下鍋，沒有一个合适的价錢，他們決不肯輕易地拋出；而且即使拋出，也会有另一批商人立即吸进，照样到不了忍飢挨餓的劳动人民手里。

市場上粮食越少，越难买，人心就越紧张；人心越是紧张，这粮食越成为奇貨，就越是看涨。終于有一天，商人們在現粮市場上投机倒把犹感不足，就設法把那尚未到手的粮食，把几个月以后才能交貨的棧单、契約，也拿出来进行交易，实行买空卖空。現粮市場发展到了期粮市場，——出現了期粮交易所。

在前門外珠市口和虎坊桥之間，有一条南北向的街道。虽不很长，却是柏油馬路，綠树成行，两边又都是些整齐的

西式二层楼房。和四周那些老掉牙的街道相比，很有些与众不同。这条路，叫万明路。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期间，北京粮食投机的大本营——北京期粮交易所，就开设在这里。

这期粮交易所的开办人，是大汉奸邹泉藻，具体负责的，就是当时北京粮栈业公会会长黄绍唐。交易所共有五十来个经纪人，每人各有一个房间，设有电话。那些委托经纪人进行交易的大地主、大粮商，和一些银行、银号的代表，就都待在他們家里，等待电话传来行情。

自从有了这交易所以后，短短一条万明路，从早到晚，就显得既紧张，又匆忙。一早，那做期粮的，看热闹的，就从全城的四面八方，匆匆地赶来。各个经纪人身后，还跟着一个写账的，一个下场的交易员。他们随着人流，涌进交易所的大门。交易所里，更是热闹非常。你听那人声、电话声，响成一片。那经纪人，有的匆匆走进自己的房间，有的在和自己的交易员窃窃私语。这时的交易员，臂上都带起了红箍，上边印着各个经纪人的号头。人们拥挤着，碰撞着，用充满怀疑和敌意的眼光互相睨视着，在等待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斗。

开盘了。所有的交易员都立即进入场地，经纪人紧张地站在栏干外边。交易场上这时升起一面大牌，写着从当月起今后三个月的期粮牌价：

	八 月	九 月	十 月
紅粮	〇·二六①	〇·三四	〇·二一
黑豆	……		

場里就开始乱成了一鍋粥。你只見人头攢动,那臂帶紅箍的交易員,一个个在揮舞着手,叫嚷着。

有的是手心向里:“紅粮三毛,当月的,我买!”

有的是手心冲外:“九月的,黑豆五毛,我卖!”

……

交易場当中的一张大案上,坐着交易所的公証人,这时正手持木板,像播浪鼓似地轉动着脑袋,注視場里发生的一切;比那乒乓球的裁判还紧张过万分。

突然,場里有两个声音接近起来:

“当月的紅粮,三毛三,我买!”

“当月的紅粮,四毛二,我卖!”

“紅粮;三毛五,我买!”

“四毛我卖!”

……

“三毛八,买!”

“三毛八,卖!”

两个人面对面靠攏来,双方的手心和手心合到了一块。

“啪!”公証人的木板猛击在案桌上,一笔买卖成交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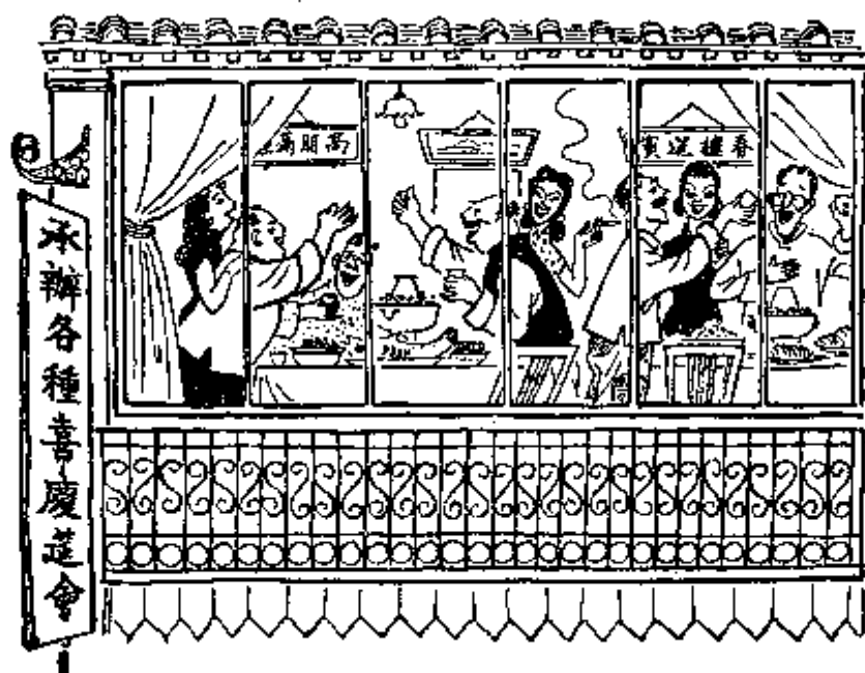
場上接着就挂起了新的牌价。場边的經紀人这时早已挤出人群,以最快的速度穿过走廊,冲进了各自的房間,拿起了电话。

在經紀人的家里,那些委托他們进行交易的主儿,有的

---

① 牌价上写的是每百斤粮食价格的尾数,如〇·二六,实际是十三元二角六,或十四元二角六不等。

正在烟榻  
上噴烟吐  
雾，有的  
在摸牌，  
有的也許  
在沙发上  
和妓女調  
情，这时  
便紛紛起  
身接过电  
話，听取



那經紀人的报告，大声商議着，决定究竟是“进”，还是“抛”。

交易所的電話同时也通到全市許多粮店的柜房。交易所的粮价变了，粮店的粮价也跟着起了变化。

这时，千千万万飢餓的人們，正端着筐籬，提着口袋，在炙人的烈日下，或是在凛冽的寒风中，列队在粮店的門口，等着买粮。交易所的木板一响，他們这天即將到口的粮食，也許一下就减少了三分之一，或者减少了一半。

晚上，在煤市街、粮食店、鮮魚口一带，大小酒楼，高朋滿座。从交易所出来的人，正在这里举杯祝酒，互相道賀。紅灯映着綠酒，照亮他們一张张油光光的肥臉。人們可以痛罵他們是流氓、賭徒，但他們却全无愧色。他們感到得意的是，笑罵任人笑罵，在当时的北京，成百万人的生活乃至生命，实际上都掌握在他們手里，都在听凭他們这些賭徒的

摆布。

黄显达在期粮交易所完全是个新手。起初,他只是跟着赵老四进去瞧瞧,还不大能习惯那种喧闹的人声和紧张的气氛。他也曾向黄老大提起过,是不是可以试着做做期粮,不想那老头子几次三番的回答都一个样:

“这是上赌场,咱不赌!”

但是,那有关交易所的种种传说,却始终迴绕在黄显达耳边。

他听说,有一个河北乐亭县的客人,提着个空皮包进来,在交易所转几个身子,就赚了上百车粮食拿走。一车皮粮食三十吨,合六万斤,这小子一下子可搞走了粮食几百万斤!

他打听那个开交易所的黄绍唐,原不过是个赶脚的出身,年轻时曾在马桥、采育一带,放小驴馱人。自从进了这交易所,他才一发再发,如今挣下了两个大粮栈,一个大银号,一个烧锅(酒厂),外加一个油坊!

黄显达是个营利之心极重的人,一听见这些,岂不眼红心热,跃跃欲试。正好这时候,他从磨坊业联合办事处给家里搞来那加工的小米五十万斤,一下子净赚了五万斤。趁老头子满心高兴的时节,他又提出上交易所的要求,这回他说他想去当个经纪人。

黄老大这才算松了口气,说:

“咱自己不做,代客买卖,当个经纪人,倒可以试试!”

那磨坊业的赵老四,原本在交易所花过四千多元,领着



一个經紀人的号头,自己想做又有些不敢。黄显达就算計着要他的号头。但黄老大最怕的是拿錢。他听說一个号头要四千,就傻了眼。好說歹說,他只肯出一千,多了一个不給。黄显达好不容易,才联络上了广安門外万新、德利恒、裕利兴三家粮店,一家凑一千元,还答应給赵老四一成“好汉股”,才把他的号头顶了过来。这四家合計,推黄显达当了經紀人,由万新粮店的經理給他打副手。黄显达这才高高高兴兴,进了期粮交易所。

从此,他也就起早貪黑,在万明路上进进出出。他一心想向那乐亭县的客人学,滿以为这交易所无非是个賭場,賺几个錢就跟贏一副小牌一样容易。不想去了些日子之后,就慢慢觉察出不是味儿来。

当时交易所一般的經紀人,差不多全是粮棧經理。他們一向做的,就是代客买卖的生意。虽說資金不多,却是門路极广,銀行、錢庄,都有往来;家里代客存下的粮食,少說都有上百万斤。更兼那些委托他們进行倒卖的客人,不少是上海、天津的



大戶，有的本身就開着銀行，有的在上海、天津、唐山也做着交易所的生意。那時候的糧價，又由來是北京聽天津，天津聽上海，上海聽香港，香港聽新加坡，全操縱在帝國主義手裏。這些人有的勾結洋行，有的買通報館，消息靈通，神通廣大，他們若想把那糧價做高，第二天一早報上就會登出“河南大旱”的消息。因此虛虛實實，變幻莫測。黃顯達雖然精明，也不過是個“坐地虎”之類，哪里見過這樣的世面。加上他這時不過是個少東家，家里守着個比那“阿巴公”<sup>①</sup>還要吝嗇三分的老掌櫃。要錢不給錢，要糧不給糧，光有這四千元錢的保證金，自然更不是這些人的對手。他進新半年，雖然也代人經手過幾筆買賣，怎奈都是些本小利薄的主兒，未曾大賠，却也未見大賺。只看見別人尋下熱熱鬧鬧，自己尋下冷冷清清，那如山的錢財，都被別人白白地賺了去。

這黃顯達是個推小牌輸了錢都要瞪眼的人，你想他如何不急？這一着急，就把他小時那楞楞磕磕的性兒勾了起來。一回，有人在期糧市場上一下買了糧食三百車，那糧價從五毛滴溜溜升到了一元二，黃顯達打聽得這買糧的是一個頭等的大戶，知道糧價必然要大漲。心想你能吃肉難道我還不能喝湯？正好他這時已結識了幾家銀行，竟把心一橫，借了一筆巨款，也跟着下海大購大買起來。

不想這大戶使的是個“圍魏救趙”、聲東擊西的計策。

---

① 阿巴公，話劇《慳吝人》中的主人公，以吝嗇出名。

他在期粮市場上大买，把那粮价做高，为的是在現粮市場上大卖。他一面在現粮市場上拋出粮食上百車，一面又将交易所买得的期粮，通过另一个号头悄悄吐出。那



些小戶不知其中奧妙，拚命吞进去的其实都是他吐出来的东西。他这两头一卖，那粮价哗啦下来。可怜那些小戶，早晨还滿以为这回十拿九穩，到晚上便落得一个个傾家蕩产。

黄显达这回也跟着吃了大亏。那粮价一松，銀根就紧，債主云集，这事在柜上又不便明說，百般地无奈，只好逼黄老大拿出他在柜上用黄仁厚堂名义存下的私房体己錢銀元两万元，一股脑儿都賠給了人家。

黄老大自己是花一个銅子儿也要掂兌半天的人，早先拿出一千元交給他儿子上那交易所，已經是剜出了一块心头肉。眼看着几十年辛辛苦苦的积蓄全付之流水，这一急还得了。給錢以后，他便两眼发直，滴水不进，一言不发。

由于急火攻心，那后腰竟慢慢长出一个大瘤来。吓得儿子和老伴全都慌了手脚，连忙把他送进德国医院。没过多久，这个身材魁梧、精力充沛的老头，就在这德国医院去世了。

## 第七回 黄显达大利灭亲 磨坊业为虎作倀

黄显达在交易所栽了一个大跟头，把他父亲的一条老命也赔在里边，自不免有些悲痛。痛定之后，他把半年来在交易所的成败得失，细细地琢磨了一番。他想这失败的原因，归结起来，不外乎是一条，即自己在企业不掌实权，缺乏实力，受到的牵制太多，以致捉襟见肘，六神不定，输了个干干净净。他核计自己虽说吃了亏，却也学了不少本事。对商业上投机倒把一套，多少懂了点门道；加上结交了一些朋友，全聚厚银号的王总经理，盐业银行的跑外宋灿如，中南银行的跑外费小爷，都和自己混得挺熟。这时设若有实力作后盾，也不愁不能东山再起。想到这里，又觉得自己壮年丧父，也未始不是好事。

黄显达早就存下篡夺他父亲这几个买卖的心，经他父亲一病一死，这颗心就更加活动了起来。

只是他要把这几个买卖弄过来，也并不很容易。柜上现有着他大哥，大哥是老大，又从小打粮行出身，跟了他父亲大半辈子，自然应该是个合法的继承人。

他大哥名叫黄显通，常年在恆利厚管账。这人在小事上毫不糊涂，要论他贪小爱财、抠抠索索的劲头，跟黄老大

也不相上下。只是他性情暴躁，說話又愣又直，好跟人頂嘴，搬死杠，便是他父亲母亲說他，他也是心服口不服，常在一旁嘟嘟囔囔。因此，不但柜上的职工不喜欢他，在父母的跟前，也不見鍾爱。黄显达在这点上和他完全不同，他見誰都是嘻嘻哈哈，心眼里恨不得一口吞了你，这嘴上却能說得比蜜糖还甜。他哥儿俩在这些上的一长一短，給黄显达造下了一个好机会。

黄显达知道要发动这样的内部事变，一要家里有人作主，二非借重外力不可。这时他便百般孝順他母亲，并且极力张罗搭棚、办席，为他父亲出殯送葬。当时米面粮业公会有个常务理事林叔田，是个有点脸面的人物，他想由他給說上句話，便特地請了他来，推他担任丧务总理，向他請教一切大計。他知道柜上的一般伙計，原先都对他父亲多方剋扣心怀不滿，就四处放出风声，說：

“这做买卖得随潮流走，老掌柜定下的鋪規，該改的都得改改。”

黄老大有两个最得力的伙計，一个是粮柜掌柜黄法朱，一个是油柜掌柜李通海。这二人就由那老太太亲自出馬来对付。

在出殯的当天晚上，黄显达的母亲派人传話，請黄法朱、李通海到家議事。两人进去，見那老太太坐在上首，黄氏弟兄之中，只有黄显达一人待在一旁。

老太太倒也开門見山，見面就說：

“你們二位跟隨老掌柜多年，老掌柜死了，买卖若是分

了，豈不讓人笑話？合在一起繼續經營，這總經理責任重大，你們看黃家弟兄，哪個合適？”

兩人見這是人家家务事，覺得不便插嘴，猶疑了一會兒。這老太太便繼續發話：

“我核算他大哥才力不成，脾氣也古怪，恐成不了這事，想來想去，還是顯達當總經理合適。”

黃顯達這時在一旁倒謙虛了一番。他說：

“我是個外行，恐不如大爺；若是仰仗你們二位，有你們的扶持，我倒敢于一試！”

老太太又對兩人說：

“你們都是老掌櫃的徒弟，常言說‘師徒如父子’，今后你們就和親兄弟一樣，兄弟相稱，叫顯達一聲二哥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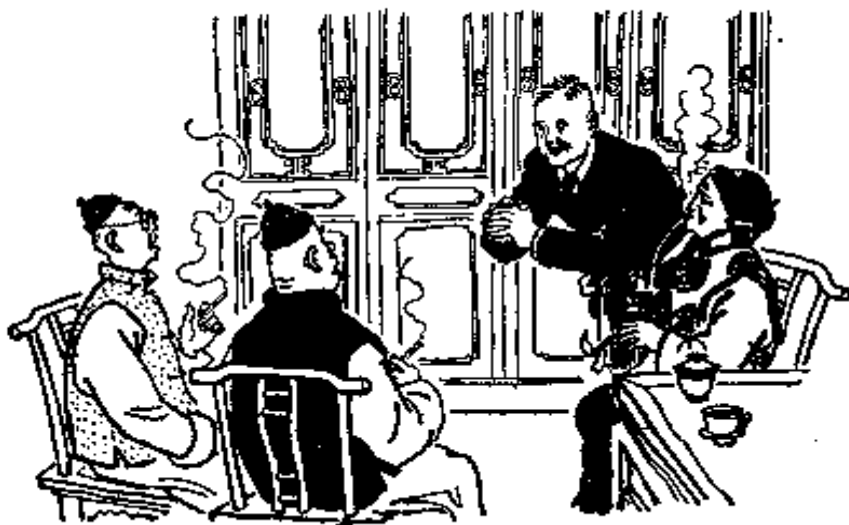
黃顯達連忙抱拳起身，稱了一聲：

“二位賢弟！”

又說：

“咱們這事就這樣定了吧！”

黃法朱和李通海被他母子二人一來一往，弄得根本插不上嘴。他們見主母的主



意已定，自然也不好再說些什么。黃法朱擔心那黃顯通可能不服，剛一開口說明，只見黃顯達頓時把臉一沉，桌子一拍，兩眼一瞪，大聲地說：

“大爺是個二不愣的毛三清，他反不了哪里去！”

緊接着，他又緩過氣來，滿臉堆笑，對兩人說：

“重要的是穩住三爺、四爺和我那幾個叔伯哥兒們，這得由你們多說上几句。我是受命於危難之中，古人說大義可以滅親，大爺這事，是我們的家務事，由我們自己解決。”

說完以後，他就找出筆墨，寫了一份呈請。第二天一早，把兒號的鋪底（營業執照）送到偽財政局，不過花幾個錢，把鋪底上黃廣利的名字，一概改成了黃顯達。第三天，那北京的各報，便都登出了一份啟事。

他大哥直到那天，还被蒙在鼓里，及至打开报纸，才看见那广告栏中，明明白白地登着：

“广安門恆利厚、恆利德、恆利福等号老掌柜病故，經东家會議公推黃顯達担任總經理职位，今后一切对外事項，須經黃顯達簽字蓋章，方為有效……”

他大哥这一气，自然非同小可。但仔細一思量，自己在这粮食一行，已足足干了二十来年，别的行当，一概不懂，如今若是甩手离开，又到哪里去寻这碗飯吃？这才不得不忍气吞声，留在他兄弟的帳下，繼續当一名伙計。

黃顯達也沒有料想到事情的发展竟是这样順利，不出几天，便都如願以償。他一担任總經理，黃老大大名下的东股自然全部归他。过去，黃老太除了總經理的薪金以外，每月



还从每一号拿三百元茶錢，这些也自然按老規矩照給。黄显达一旦大权在手，一呼百应，便寻思着要大干一場。他对林叔田說：

“我是‘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既在其位，就要做一番事业！”

在柜上，他对那亲近的伙計們宣布：

“如今和老掌柜时不同，你們跟定我，咱們发财就发个大財，現眼就現个大眼！”

只是他想起交易所那一場，心里不免有点余悸犹存。再想自己是个座商，如今身份也已不同，犯不上去受这种辛苦，冒这种风险。这番事业究竟从何处做起？他一琢磨，就記起那条輕車熟路，又想起了自己当着义务秘書的磨坊业联合办事处。

这时正是一九四〇年前后，华北抗日斗争空前残酷。那日寇对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灭絕人性的大扫蕩，到处实行烧光、杀



光、搶光的三光政策。那些从各处搶来，沾滿了中国人民鮮血的粮食，一車車都运进了北京。天坛、永定門外一帶的日本倉庫，到处粮食堆积如山。这些粮食，有些准备經塘沽运往日本；有些用作軍需，应付长期的战争，都需要进行一定的加工。因此这負責分配加工任务的磨坊业联合办事处，自然是生意兴隆，油水极多。偏偏那个把持着磨坊业的赵老四，是个死心眼，他看不清这情势，占着个茅坑不拉屎，一有好处，光想自己留大份，都往自己柜上拉，而自己又加工不了。分脏不匀，就弄得同业之間，怨声載道，无法收拾。他这时正盼着黄显达为他排难解紛，見黄显达肯来，自然高兴万分。

誰知今日黄显达大非昔日可比。他已經是五家联号的總經理，哪里还肯把这赵老四放在眼里。一到公会，他就亲自出面策划指揮，竟把赵老四一把推在一边，成了个尸位素餐的牌位。黄显达見交下来加工的粮食数量很大，就拿出一部分給那些公会的理事，大家来个利潤均沾。又和那日本人商定，規定加工的粮食只撥給設備能力在三十匹馬力以上的戶，这一来，那些平日最爱吵吵嚷嚷的小戶，自然也都一齐哑口无言。

黄显达的买卖多，設備能力大，磨坊业每分配几百万斤加工粮，他的几个恆字号一分就是四五十万斤。光合法的加工費就可以有四五万斤。加上黄显达在磨坊业具体負責，和那些倉庫主任、保管員、检斤員(过磅)都有往来。这时又不比黄老大在世的时候，他和这些人見面，总是先上飯

館，飯館出來，又上劇場，劇場出來，再上妓院，明明白白的封贈，一給就是慰問費一百二百元，誰出力大，暗地又給誰插錢。你想那些給日本人辦事的人，哪個不是見錢眼開？不久，就都知道磨坊業有这么一个慷慨的黃掌櫃。黃顯達使錢的辦法，又是一明一暗，只弄得那些人相互間勾心斗角，互相隱瞞，却都是團團地圍着這黃掌櫃轉，就像那饞貓兒見了魚腥碗兒一般。

從此以後，廣安門“三恆”若是到倉庫領糧，看的是次糧樣子，領的是頭等的好糧；若是給倉庫送糧，送的是好糧的樣子，接着來的却是大批的次糧。那日本倉庫的糧食，都是從中國農民那里一車車生拉硬搶來的，哪里會有個什麼數。黃顯達去取糧，明明是十萬斤，那檢斤員隨手一過，許就只報個九萬斤；他去送糧，九萬斤報的倒是十萬。

這樣來來往往，他家的糧堆便日長夜高，恆利厚等三個糧店里里外外都堆放不下了。黃顯達見原先的恆利興、恆利和兩個油鹽店只賣點醬疙瘩、咸蘿卜，哪里還有什麼做頭，就索性一起关掉，全改做了“三恆”的糧食堆房。

這時的黃顯達，真是躊躇滿志。除了大批糧食變成條條黃金以外，三個恆字號日常的存糧都在三四十萬斤左右。這是那摳摳索索的黃老大做夢也想不到的數字。黃顯達望着這如山的糧食，不由得心花怒放，他對櫃上的伙計們說：

“怎麼樣？做買賣不能不花費點，但是我決不使啞吧錢，這錢必須花在刀刃上！”

他又說：



“我拿出一百，找回二百，这算赔本；四百也不能答应。”

他哪里管得，在这些粮食里，不但浸透了农民的汗

水，而且也满沾着无数中国人民的鲜血。

## 第八回 血泪斑斑混合面 喜气盈盈“粮老虎”

在北京住久了的人，都听说过混合面这档事。老年人说起它，余悸犹存；年轻人听人说，知道得不甚详尽。这吃混合面的时期，乃是北京老百姓受压迫历史上最痛苦、最辛酸的一页，今天忆苦思甜，不能不详细地说说。

你知道这混合面是什么东西？

混合面乃是由五十四种“粮食”混合磨成的。按照当时日伪报纸自己公布的材料，这五十四种粮食的名称是：

大米、小米、玉米、白玉米、高粱米、白高粱米、黄米、江米、糜米、白面、小米面、玉米面、豆面、高粱面、混面、荞麦面、小麦、谷子、高粱、白高粱、荞麦、黄豆、绿豆、黑豆、红豆、蚕豆、青豆、小豆、皮青豆、吉豆、红小豆、豌豆、扒豆、豆饼、花生饼、瓜干、白薯干、玉米滓、高粱滓、豆滓、挂面头、麸子、玉米皮、豆皮、高粱皮、土粮、杂粮、大麦、糜子、豆饼面、黍子、小黄豆、杂豆、麦滓。

你别看它把大米、白面、高粱、小米登在头里，这几样，倒是那混合面里最少的东西；多的是豆饼、麸子以及那干、滓、壳、皮之类，这些玩意儿混合在一起磨出来，就是这脏土不像脏土，垃圾不像垃圾，取名叫作“混合面”的怪东西。

这一年，正是一九四三年。这时候，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进入反攻阶段，苏联红军歼灭了希特勒进攻斯大林格勒的全部精锐部队；我华北广大解放区的军民，展开了英勇的反扫荡斗争。加上头一年日本本土又是一个灾年。日本帝国主义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便把自中国掠夺得的粮食，纷纷运回日本。一进入这一年，北京等地的粮食就越来越少，人们从早到晚空着肚子挤在粮店门口，也买不到一斤半斤粮食。但是，偏偏有那么一批寡廉鲜耻的汉奸报人，天天为日寇拚命吹嘘。从一九四三年三月到六月，你随手打开哪天北京的报纸，都可以看到到处“大丰收”的消息，今天这家说“豫北麦产可增四倍强”，明天那家说“碧野无边，农民庆丰收”。当时北京新民会（专为日伪作反动政治宣传的机构）的机关报伪《新民报》，还在五月二十五日登出一篇长篇的报道，把各地“大丰收”的景象着实描绘了一番。这家报纸一个署名青水的特派员这样无耻地写道：

“记者精神非常兴奋，愿意把这种喜讯告诉一般犯‘柴米忧’的朋友们，也好放心一点儿，食粮决不成问题的。在不久的时期内，将要有大量的麦子出现。……那黄金色的麦子将要变成需要的面粉，而转售到诸位的眼前，也许使诸位有些儿感到‘腻’呢！……”

谁知那日寇却丝毫也不给他们赏脸，不出十天，就在六月五日，日寇就宣布在华北实行食粮统制。北京的人民便从此开始了这吃混合面的生活。

这是阴历端午节的前后，日寇的统制令一下，便把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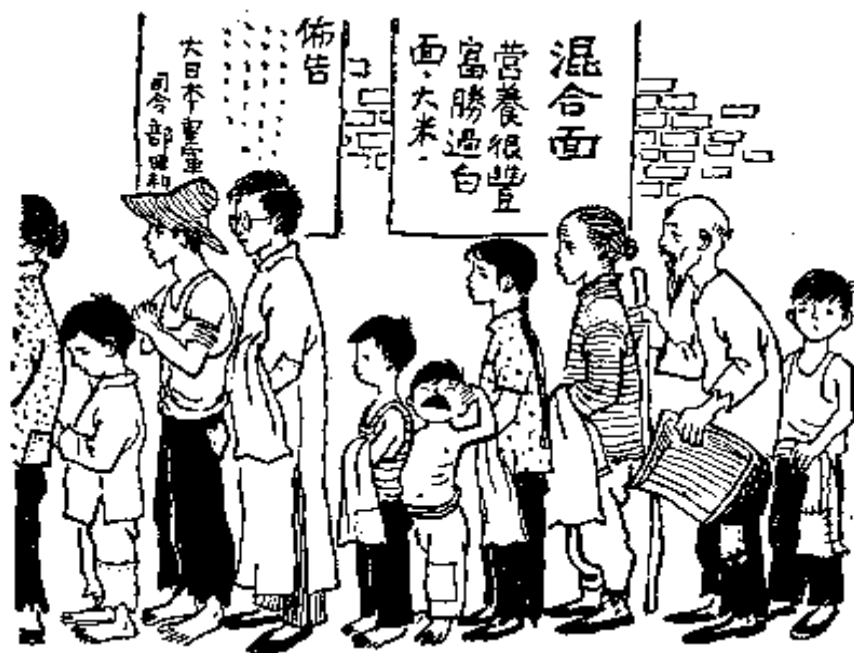
全市所有粮店、粮栈存粮全部冻结，一律按原价的五分之一收购，然后交给那有电磨设备的粮店加工成混合面。这样一来，那些平时只靠门市应付的小粮店户，便一齐宣告破产，有的除来的粮食无法归还，有的编号借贷不能抵偿，急得投河觅井，服毒悬梁。只有那些有着多少盘电磨电碾的大户，却又得到了一个趁火打劫，偷梁换柱的好机会，开始了一场新的掠夺。

黄显达虽说得风气之先，从这年的年初开始，便陆续将粮食换成黄金，但是在日寇下这食粮统制令的时候，也还存着四五十万斤粮食。柜上同人无不替他捏一把汗。只是那黄显达倒也不急不愁，反倒安慰大家说：

“他紧他的，咱们该怎么做还怎么做！”

果然不久，四十来万斤出去，那大批的加工粮却源源不绝而来。黄显达从此很少出门，老待在柜上亲自指挥全体职工，日夜加工磨面。

广安门这时只剩下十五家粮店，来卖那混合面，其中包括黄显达的恒利厚、恒利德、恒利福三家。家家门口，自早至晚，总排着上千人的长队。在日寇侵占北京期间，兵荒马乱，有钱的大户人家，谁不预备下百把十袋粮食面粉攥着。那些排队挤着去买一点混合面的人，自然是整天得奔吃奔穿的工人、手工业者、贫苦的中小学教师、小职员等等。散居在各个大杂院里的这些受苦的人们，天还未明，就彼此敲打着窗户，吆喝着起床，然后成群结伙，各自提溜着个小口袋，急急忙忙到粮店去排队。有些性急的人，干脆就挟着条被



子，彻夜等在粮店的門口。

粮店門口，全有段上的伪警察，負責彈压。来一个人，就用粉笔在背上写上一个号

碼。你稍乱挪了一下脚步，那皮鞭和警棍許就劈头盖脸而来。北京的端阳后不久，便是雨季，一刹时乌云密布，雷声隆隆，那雨說下就下。一个个餓得面黄肌瘦，躬腰曲背的人們，就在这风里、雨里，簌簌颤抖。

每家粮店的后柜，也都有分局派来的經濟警察，監督加工。

別家的掌柜看見这身穿老虎皮，腰挂盒子炮的警察，許就渾身发毛；黄显达却是盐警队的队长出身，和警察自有一段姻緣。他見警察进門，便立即讓到后边，不一会儿，那厨房的伙計就送上炒菜四盘，白酒一壶，外加白面葱花烙餅几张。黄显达亲自作陪，只見他左一个“官长”，右一个“长官”，不过交談几句，对方便知道原来几年前大家干的都是同行，真是五百年前是一家，酒逢知己千杯少。等那經濟警



察灌得酒足飯飽，黃显达便吩咐伙計：

“警官家的混合面未買，去好好秤四十斤來，給送家去！”

這警察回家打開一看，哪里是什麼混合面！只見全

袋上下，淨是黃灿灿的小米。他不敢全部掠美，就倒出一大半來，拿去孝敬自己的科長。科長一見，自然喜出望外，問了個明白之後，就吩咐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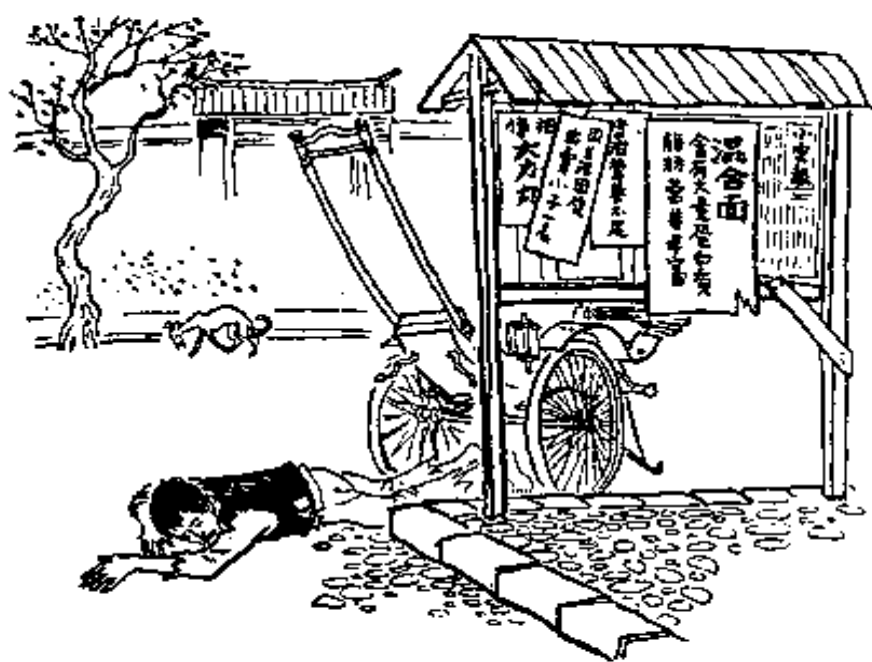
“明天給局長秤二百斤來！”

要知道那加工的糧食之中，大米、麥子等本來不多，黃显达給局長送去几百斤面粉之後，便把這些全換了出來。小部分用來孝敬白天來柜的警察，絕大部分都讓自己的跑外，給前門大街的益和祥布店、內聯升鞋店、大北照相館等許多大鋪大戶送。這是有錢也買不到的東西，那價錢自然要比平時貴上十倍八倍。

自實行賣混合面以後，北京城里頓時成了陰風慘慘的世界。加上只知圖利不顧別人死活的奸商，把里边仅有的



一点粮食换出来,兑换上豆餅、麸子,有的干脆掺上沙土。虽然日伪的社会局通过北京各报拚命宣传,說那豆餅的蛋白質比白面饅头高出五倍去,脂肪比面包多两倍;但是劳动人民千辛万苦地买了混合面回去,若要上鍋,捏不起来;吃了进去,又拉不出来。而且买时又規定限量,初起还每人每天一斤,几天之后,就改为十二两<sup>①</sup>。劳动人民吃那混合面既无法下咽,又吃不飽。眼睁睁看着大家一个个全瘦了下去,接着又一个个都肿了起来。据当时的一家小报《实报》的不完全統計,在一九四三年的春夏,北京每天平均要餓死三百人。那做丈夫的出去买混合面未归,妻子儿女已經餓死在床上;拉車的拉着車,突然一头栽下去,便再也起不来。那街上的飯館小摊,全都籠上木罩,設上障碍,伙計学徒,手持



木板棍棒,站在两旁,防人搶吃。同是那伪《新民报》,在七月二日就登出用活板棺抬埋路倒尸的經驗,这条报

<sup>①</sup> 旧制十六两为一斤。

道說：

“……邇來時有倒斃者發現，值此溽暑之期，難免臭味四溢，茲為便于埋葬計，特由各分局各備活板棺木，遇有倒斃者發現，即用所備之活板棺木抬往義地掩埋，事畢將棺木運回，以便再用。聞此項計劃已實現，無不稱便云……”

請看當日之北京，竟成了什麼世界！

這食糧統制以後，外地的糧食商人，自然不敢來了。北京的糧店本來有一千多家，不到一月，關得只剩下一百多家，連喧囂一時的萬明路期糧交易所，也在这時垮了台。不久以後，就是混合面也全部磨光了。那日寇見糧食毫無來源，索性甩手不管，听凭大家自尋死活。可憐勞動人民，要錢沒錢，要糧沒糧，轉眼又到了冬天，北風襲來，飢寒交迫，餓死倒斃的人每天就增加到一千！這時候，那天壇等地的日本倉庫，糧食依然堆積如山，日本的軍馬吃的依然是大麥、黃豆。有一次敵偽召集所謂“華北新民會全聯協議會”，各地的代表紛紛向北京要糧，有的声色俱厲，手拍桌响，那河南的代表說：“听说北京市民吃五十四种粮杂合的混合面，这是好东西，河南的树皮草根早卖到八毛钱一斤了！”当时的大汉奸王蔭泰在答复大家时，慌忙中說漏了嘴，他說：

“我比各位知道得詳細，老百姓現在吃树皮草根，甚至吃馬糞。”

他說：

“吃馬糞的就是在北京附近，此地有日本兵營，營內軍馬吃大麥豆子沒消化，拉出來的糞，被老百姓搶去，洗完了

充飢……”

“日寇軍馬吃豆麥，北平居民吃馬糞！”這年的十二月十二日，延安《解放日報》登出一篇報道，用了這樣的標題。北京人民吃混合面的生活這才公諸全國，激起了全國人民無比的憤怒！

有哭的，也就有笑的。這一年，黃顯達的幾個恒字號里，一直喜氣洋洋。別的糧店都覺着日子越來越難，他黃顯達却是越做越發。這年冬天，便是那磨坊業辦事處的負責人趙老四也覺着支撐不住了，想把他經營的昌順糧店倒出去。這昌順糧店，就是黃顯達的祖父黃小二當年學徒的地方，院子極大，占地八畝八分三，房四十來間，缸三百多口，伙計三四十人，鋪底家具多得無法計算。在這人人岌岌可危的時刻，別人如何敢買，即使想買也拿不出錢來。黃顯達當時一下就拿出了偽聯幣三十一萬元，不費一點口舌，就把這大糧店輕輕地倒了過來。他心想這昌順號是自己祖父起手的處所，名字不便更改，就在這昌順二字之下，添上一個恒記，改稱昌順號恒記，算作是對他祖父的一點小小的紀念。倒進來以後，就立即安裝了碾高粱米的電磨兩盤，準備一有機會，就繼續給那日本倉庫加工。

這時廣安門里外，真是人人咋舌，個個驚訝。也有人勸過他說：

“這是什麼時候，別人的買賣都想往外倒，你怎么竟敢往里倒？”

那黃顯達嘿嘿冷笑數聲，說：

“你們哪里知道。不管什么国家，什么派別，他們若是得了地盘，就得有人，有人，就得吃飯，要吃飯，就要找我。除非人能有一天不吃飯，不然就奈何不了我！”

又过了些日子，北京的粮食情况絲毫沒有好轉，大家見日寇根本甩



手不管，有些胆子大的小商小販，就冒險跑到乡下，販一点粮食进城。开始都是偷偷摸摸，只敢用自行車帶个百把来斤，在天桥、天坛往北的四面鐘附近，摆个地摊，半口袋半口袋地出售。由于担惊受怕，急于出手，价格挺低。只是别的粮商，一想起那統制令，就不免心惊胆战，不敢前去采購。唯独那黄显达敢說敢做。他柜上的几个兄弟，三的小名三虎，四的叫四虎，加上叔伯哥儿、侄儿，人称七狼八虎，这时便紛紛出发，在天桥、朝阳門外、沙窩門(广渠門)外，到处采購。开始一天三五百斤，几天以后，就改用大車去拉，每天拉回二三十袋。加工以后，就用筐籬盛了，叫柜上的伙計在門外摆摊发卖。从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北京市場

根本沒有統一的糧食價格，這糧價便由黃顯達自己規定，轉手之間，獲利十倍。

直等到黃顯達在門口設攤賣糧半年之後，別的糧商眼看着沒事，才敢担個風險，也出來試試，於是，廣安門里各家糧店便都擺出個地攤來，別處糧店也群起仿效。北京的糧食市場，才開始慢慢恢復。

血淚斑斑混合面。這些日子，北京人民恍如做了一場惡夢。飢餓奪去了多少人的生命，多少人家家破人亡！唯獨那伙奸商，發了個意外之財。黃顯達在這些日子里，不僅增添了一個廣安門里最大的買賣——昌順號恒記糧店，其他幾個恒字號的存糧也翻了將近一番。大家這才深深知道他黃顯達的厲害，這“糧老虎”的名聲，也就開始傳了開來。

## 第九回 庆胜利恍如一场梦 透标底巧分半杯羹

一九四五年八月的一天，无线电里传出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中国人民艰苦奋斗八年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胜利。在地狱里生活了整整八年的北京人民，这时真是高兴得如痴如呆，他们流着热泪，欢呼着，跳跃着，奔走相告；满以为这痛苦的生活，可以从此结束了。

日寇一降，那物价果真就嘩地落了下来。不出半月，原来伪联币一百六十多元一斤的老玉米，竟一下落到了一斤六元。麦子落到了一斤十元。豆子也落到了一斤五元。在黑暗里生活得太久的人，一丁点儿的光亮就容易照花了他们的眼。北京不少的人都沉浸在幻想之中了，他们谈论着抗日战争前的物价，想起那粮食才卖十多元钱一包时的生活。有些人还根据自己的想象，纷纷传说：这回钱该值钱了，联币一元不久就可以兑换一块现大洋。……这样的传说越多，物价越跌，许多工商户的负债无法偿还了；不少的劳动人民，也宁肯勒紧裤腰带，想把仅有的几元伪联币存下来，等待着可以兑换现大洋的这一天的到来。

各家商店，都挂出“不惜血本”“大削价”“大甩卖”的广告，拼命地往外抛货，门市以外，有些还雇人吹吹打打，到处

設攤兜售。人們要的是現款，大大小小的資本家，都把大宗聯幣裝進麻袋，存放起來。

黃顯達這時櫃上存糧約有五六十萬斤。櫃上有算計的伙計，見眾人走的全是一條道，便紛紛勸他迅速往外拋。

黃顯達在這些日子裡，也顯得有些緊張。他常常倒背雙手，仰面朝天，在櫃房裡來回急促地走，光聽別人說話，自己一言不發。跟隨他多年的伙計，記起只有他當年在交易所決定買那幾十車糧食的時候，才有過這麼一副怪模樣。突然有一天，他用手在桌上猛力地一拍，大聲說：

“我只聽說咱糧行貨多才能發財，沒有聽說過光存着鈔票能賺錢！”

別人爭先恐後地大拍賣，黃顯達作出的最後決定却是買。他這天召集全櫃伙計布置，凡所有和櫃上有聯系的銀

行、銀號，能透支多少就透支多少，千方百計，籌款買糧。

這正是物價一落千丈的時刻，在





这种时候借钱，那銀行不要利息都願意借給你，在这种时候买貨，那商人跪着叩头也願意卖給你。黄显达說一声要粮，一車車的粮食就源源不絕而来。只有几天工夫，恆字三号的过道、門洞，昌順粮店后院的大空場，就都被如山的粮食堆滿了。

广安門里的粮食业资本家，始而惊愕，繼而动摇，接着便想群起仿效，然而已經来不及了。半个月以后，国民党的接收大員从天上飞来了，从地下爬出来了。他們一到，那日寇本已印好而沒有敢拿出来的联币五千元流通大券，經過他們的手倒反全发出来了。五千元的大票一上市場，那物价便似換了一鞭的快馬，前些天怎么落下来，这时又立刻怎么涨上去。只四五天工夫，早就突破了日寇投降前的最高水平。不久，国民党又宣布，法币对联币的比价，为一元对五元。你想这法币在国民党統治区本来就如同廢紙，这联币岂不都成了比廢紙还不如的东西！那些手持联币的人們，便在这胜利声中，做了一场春梦，一觉醒来，他們的那点可怜的财产，早已全都轉移到那些印发“法币”和“关金”的人的手里。

黄显达押中了这一宝。他在期粮交易所时期，就盼着喝一口肉湯，这回真算是痛痛快快地喝到了。他只消随便处理掉几包粮食，就还清了所有的借款。一路的哭声，又換来了他一家的欢笑。

人們說，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对人民实行了两种方式掠夺。法币兌換伪币，是一种无形的劫掠；而貼封条

接收，則是一種有形的公開的搶劫。

八年侵華戰爭當中，那日寇為了應付長期的戰爭，到處敲骨吸髓，搜括物資，集中到一些大城市里。北京城里，大小幾百個倉庫，就個個堆積如山，無所不備。所有這些，自然是中國人民的血和汗。國民黨一來，一概貼上封條，頓時變成了他們的私產。那些遠自峨嵋山下飛來的劫收大員，便終日圍着這些倉庫團團打轉，他們眼看着這些倉庫又大又滿，扛又扛不動，搬又搬不走，心里如何不急？急中生智，就想出一條妙法來，決定把所有這些物資，全部招標拍賣。

從此，這古老的北京城里，三十六行之外，又增添了一個新行業，——一伙子以投標為業的人們，今天簇擁到這兒，明天又簇擁到那兒。這伙人里，自然少不了黃顯達櫃上的七狼八虎。那些糧食倉庫，他們在日偽時期早就是人熟路熟，北京又有的是飯館酒樓，妓院樂戶，酒足飯飽之後，搵三千五千現款，叫一張兩張條子<sup>①</sup>，就把這標底弄了出來，然後去投，一投即中，這投標的手續，無非走走形式而已。那些小戶哪里知道這種底細，他們今日尾隨到東，明日又跟着到西，大宗的買不起，小宗的人又不賣，雖說腿跑細了三寸，涎水垂了一尺，也只好似那沒頭的蒼蠅，在一旁瞎哄哄罷了。

黃顯達在交易所時期和一些銀行，錢庄建立的交情，這時便大大發揮了作用。他周旋于幾家銀行銀號之間，摘東

---

<sup>①</sup> 當時北京召妓女時常開一紙條，俗稱叫條子。

补西。有时竟把那花一分利錢自这家銀行借出来的錢，以七厘的利息存入到那一家銀号里，为的是建立信誉，好更多地透支。既然手头有的是現款，黄显达就指示柜上的伙計。見标即投，投来投去，自然也鬧出不少惹人发笑的事儿来。

一回，黄家几名伙計出去投标，不想竟投着了一架飞机。这架飞机标底五万，据說能值十万。同时去投标的有八十来人，那內行的人說，它值十五万也不止，众人便在一起瞎吵吵，都爭着要。有人怕这一吵会把那标底抬高，也就挺身而出，招呼大家一窝蜂似地拥到了前門外粮食店的致美斋飯館，开了八桌酒席，大家边吃边議，結果由几家五金行合着出十二万元購買，五万交給倉庫，余下的分給大家。黄家的伙計在里边瞎攪了一通，白吃一頓不算，还每人分了八百多元。后来那几家五金行把这架飞机拆开，光卖那零件便卖了二十多万元，一家分了一两万元。黄显达听說，还直后悔。

就这样乱哄哄地打胜利直鬧到一九四六年，那如山的物資方始处理完毕。人民的血汗便如此这般



地变成了劫收大員們手里的黃金美鈔，有的直接进了他們的腰包，有的集中到南京、上海，最后存进了美国的花旗銀行。

在这一片巧取豪夺的混乱之中，黄显达分得了一杯羹。一向重視实力的黄显达，这时真是“一躁脚連广安門也发顛”，他从自己的手里，觉察出那力量的斤两来了。

## 第十回 理事长水到渠成 参議員十斤面粉

黄显达一直对那米面粮业的同业公会很感兴趣。早年进京，寄人篱下，低声下气地给磨坊业办事处的赵老四当义务秘书，为的就是想从这公会里，趟出一条道儿来。

在日伪统治时期，北京的米面粮业公会会长，由当时的大汉奸、市商业公会会长邹泉蓀兼任，实际权力却一直掌握在赵家手里。开始是赵老二，只因这人给日本仓库作加工，只顾自己，连都是公会理事的人也不肯照顾，不久便被众人推倒，换了他兄弟赵老四。谁知这赵老四依然如故，几年之内，人人侧目。因为宋朝天子姓赵，赵匡胤、赵匡义两个皇帝又是兄弟相承，有人就给这米面粮业公会取了一个外号，叫“大宋江山”。“民怨”一起，粮食业有点声望的资本家，便纷纷起来倒赵，都想把持这公会。黄显达本是依傍赵老四起来的，一看情势不好，立即倒戈，也拼命打击那赵老四，把他挤在一边，想踩着他的脊梁骨爬上去。只是这时他虽然继承了黄老大的大统，有三大恒字号作后盾，竭力想取那赵家而代之，但终究在粮食业根底还浅，加上人人都知他本是赵老四的人，尽管他自己再三表白，别人却不愿意一下为他划清这界限。因此，在理事选举之中，当选理事的少说也得有



二百来票，黄显达四出籠絡，白花了不少酒肉錢，到头来却只得了三十来票，連一名理事也沒有当上。

理事选举之后，人們認定他少年气盛，又兼这时已然是三大联号的總經理，自然会拂袖而去，决不会再来了；那舞文弄墨的事便打算另請高明。不想这黄显达却是豁达得很，每天依然自动上班，一見同行，滿脸堆笑，打牌吃飯，一如既往。到了混合面时期之后，黄显达又倒进了昌順粮店，成了广安門一带数一数二的大富商，可是他在各位理事面前，也总是安分随时，一进大門，脫下皮袍，便伏在小桌上抄抄写写。那些新当选的理事，都摸不清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倒反覺得有点受用不起，心里不安。

及至到了抗战胜利，那劫收的大員紛紛从天上“复員”归来，黄显达这才陡然一变。他对那些理事們得意洋洋地說：

“淪陷八年，就我是玉洁冰清，列位，这回可要看我姓黄的干一場了！”

果然不久，米面粮业公会等就被宣布为伪組織，勒令进

行整理。那些原来在公会担任理事的人，一經带上这伪字，便觉着和那汉奸沾一点边，都有点抬不起头来。紧接着，又宣布了米面粮业公会整理委员会名单，这个日伪时期在公会出力不少，得益頗多的黄秘书，竟一跃成为整理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大家心中自然不服，就紛紛猜测說：

“那社会局里准有了他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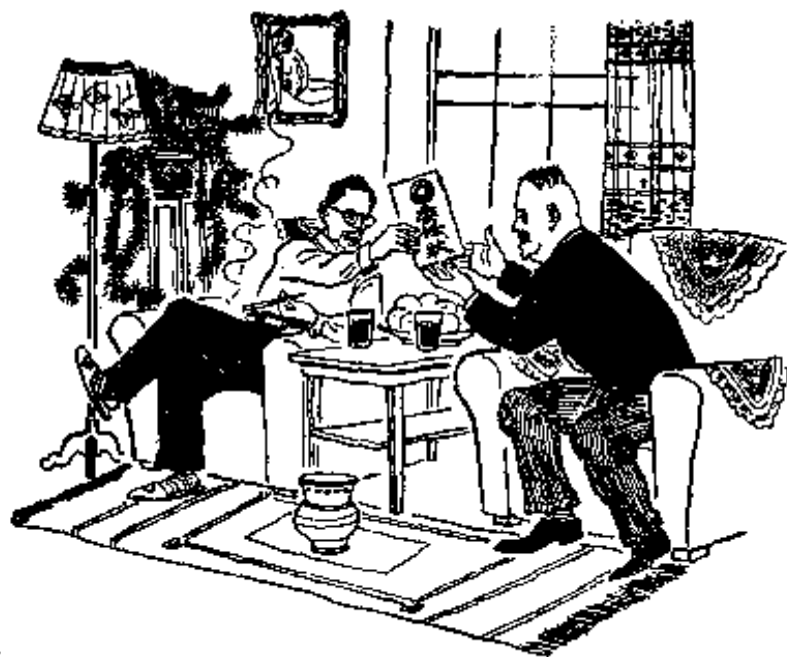
黄显达在那伪北平社会局果然有了几个人，其中主要的一个，便是社会局姓梁的主任秘书。此人乃是打重庆飞来的，是蒋介石的嫡系。别看职务不高，却是个直通南京的人物，就是那伪社会局姓温的局长，也得让他三分。他由于初来北京，人地两疏，便寻思着要蓄养些羽翼。他一見黄显达为米面粮业公会起拟的呈文，就有一些欢喜。及至会面，見他精明强干，言谈举止和北京城里那些灰头灰脑的土资本家迥然不同。細問之下，知道他原来也是个主任秘书出身，就不免惺惺惜惺惺起来。黄显达既在官場混过十年，岂不熟悉其中的要訣。这时便多方出面为他拉攏。而在花钱这点上，黄显达又一向主张要反其父亲之道而行之，黄老大只死守着个“交官穷，交商富”的老行規，黄显达虽說在买卖方面同样摳摳索索，决不让人，可是在交际方面，却从来大大方方。一进梁宅，那底下人的“茶錢”，孩子們的“糖果錢”“压岁錢”，以及如此这般的种种花費，从不疏忽。更兼他人虽又大又胖，那心却比針尖儿还細十分，所作所为，决不露一点痕迹，使人只須放心就是。梁主任秘书从来沒有想到，这粮食行中竟藏着这样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自然十分見

重，不消多久，二人就成了莫逆之交。这米面粮业公会整理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一职，便是这样委任下来的。

黄显达既有这样的硬汉子撑腰，原来同业公会的一般理事，岂有不顺着粗杆往上爬的道理。黄显达一当上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便有人四处奔波，替他活动。不久，就到了正式选举米面粮业公会理事会这一天。

那选举的会场设在前门外西珠市口的开明戏院。这一天，会场就如同一个战场，黄显达麾下的大小喽囉，两边排开，有的横眉怒目，有的点头哈腰。只要一个人进来，便立即有人专门接待，端茶倒水，拔笔送砚，一路上不停地奉陪，

“这黄乃是飞黄腾达的黄，显是高官显爵的显，达是发达的达。你只须记住这飞黄腾达四个字，他一人便占了两个！”



也偏偏有几个不識相的资本家，到这般时候，还出来和黄显达竞选。他们在会上也吹嘘一番自己的经历，发种种的宏愿，说得倒也慷慨激昂，唾



沫飞溅。誰知那票一开出来,这些人稀里嘩啦,全都名落孙山。这才一个个自慚形秽,紛紛告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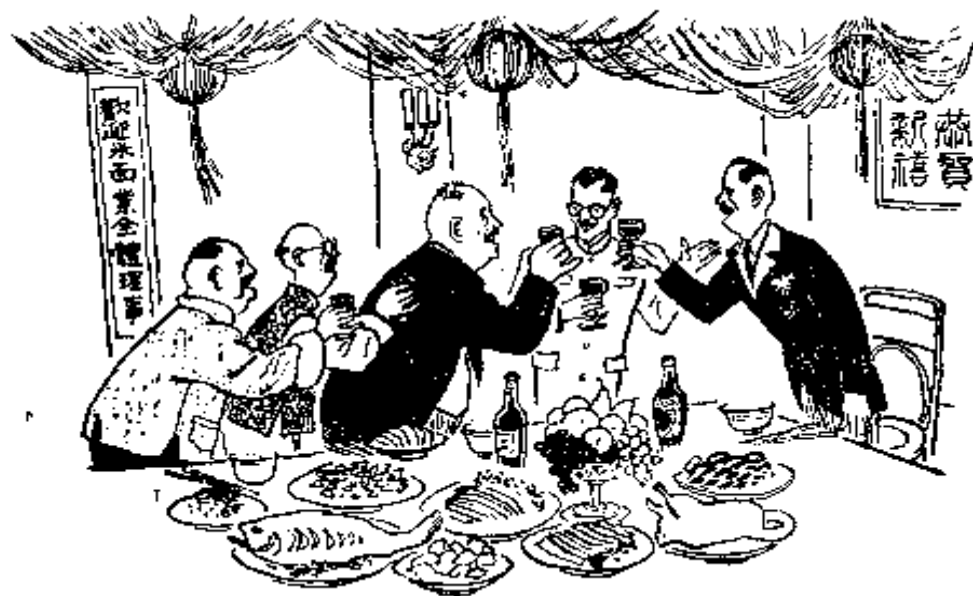
这回选举,黄显达和他的党羽,全部当选为理事。再經这理事会那么一推,黄显达便稳稳当当,当选为北平市米面粮业公会理事长。

抗战胜利这一年多来,黄显达真是名利双收,身价十倍。自然,一面他也忙碌不堪,大白天,他得在公会听取那各方嘍囉的报告,了解竞选活动情况;深更半夜,还得回柜上核計第二天上哪儿投标套購,怎样去賺那大錢。当选为米面粮业公会理事长以后,更得出入市政府、社会局、田粮处,广泛交际。正是跑得馬不停蹄,人不歇鞍。亏得他正当壮年,又喜的一年辛苦,一切全都如願以償,俗話說“人逢喜事精神爽”,因此倒也不太觉得劳累。

轉眼到了一九四六年年底,自有那同业的朋友和柜上的几个掌柜,都想替他好好庆賀一番。不料就在除夕这一天,米面粮业公会的全体理事,都收到一份請柬,請大家到市政府西花厅赴宴,下边主人的署名,竟是伪北平市的市长。那帮理事哪里见过这种世面,又想自古以来这“会无好会,宴无好宴”,到时若是拿出本化緣簿来,岂不就成了請財神爷,因此,就不免都冒了一身冷汗。唯有那黄显达乐呵呵,笑吟吟,东邀西約,拉着大家前去。众人提心吊胆,进了那市政府,只見西花厅张灯結彩,两大桌酒席早已摆下。原来这天宴請的是北京粮、煤两业的大資本家,这粮业的便坐了一桌,由伪市长和社会局长作陪;煤业的坐了一桌,由伪

副市长和社会局的那位梁主任秘书作陪。黄显达便坐了粮业这桌的首席。这伪市长还特地举杯起立致词，说一年来北平煤、粮充足，饿死的人不多，是在座诸位的巨大贡献；并一再向大家致贺称谢。大家见席上并无募捐的意思，这才一块石头落地，开怀畅饮起来。黄显达这时自然更是谈笑风生。市长所说的粮煤充足的这一句话，使他仿佛又看到了那物资堆积如山的日本仓库，而今这些东西之中，有不少已经落到了自己手里。不知怎么搞的，他这时忽然想起了那架破飞机，不由得想发笑。于是连忙站起来，代表大家向市长致谢，感谢他一年来对大家的关照和帮忙，并且回敬了他满满的一杯酒。

到了一九四七年，北京忽然要成立什么参议会。这伪参议会，名为民意机关，实际上人人知道是个土豪劣绅会。这消息一经宣布，那些土豪劣绅、流氓党棍，就纷纷出来竟



选。从此街头巷尾，吹吹打打，那些平日卖耗子药、卖猴牌肥皂的，外加那杠房的吹鼓手、串胡同磨刀的人等，全被重价雇来，参加竞选宣传，大街小巷，就如设下了成百上千个猴戏摊，把偌大一个北京城，简直翻腾了半边天。

这些日子北京城里最热闹的场所，一是饭馆，二是妓院，今日这人在这里摆下花酒，明天那人又在那里设下便宴。真是家家客满，户户笙歌，而且处处涨钱。不出几天，北京城里的啤酒、香橙、大麵、白干竟至全部宣告脱销，那再想喝一口的，便只好开汽水来代替了。

黄显达既已争得了那米面粮业公会的理事长，岂有不想当这参议员的道理。他便在同业的会上宣布：

“为的给同业说句话，参议员一职，我是当仁不让，是要竞选的！”

那些理事听他这么一说，就像奉了佛旨观音一般，立即开始日夜为他奔走，到处拉拢定票。只是那参议员按规定是分区选的，黄显达的选区，偏偏又在广安门里一带。理事们心里便琢磨：这一带的居民，全靠卖力气为生，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第一关心的倒是自己的肚子，对那参议员究竟是圆的还是扁的，全然不放在心上。加上这选区人数又多，全无组织，犹如一盘散沙，若要请客，无这般大饭馆，而且吵吵嚷嚷，也不成个体统，因此颇觉为难。亏得黄显达本人熟悉这些人的心理，他想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七件，自己柜上倒占了五件，不愁没有办法，经过一番苦心思索以后，便终于想出一个妙法。他让那几个恒字号印出无数张

玉米領条,上盖了黄显达的大印,說明誰投黄显达一票,凭条可到恒字号无偿領取玉米面十斤。这一办法出去,果真如同灵丹妙药一样,有些无知的老太太,便瞧在这十斤玉米面的份上,顛顛巍巍,到投票处把票一丢,立即就轉身到恒字号領取玉米面十斤。这投票可以領面的訊儿一传开,自然有人来投那黄显达的票了。在广安門选区,原本还有几个流氓地痞,联络上段上的警察,到处鼓起如簧之舌,也想参加竞选,一見这种情形,便一个个张口結舌,自愧不如,知难而退。

黄显达就这样步步高升,又一举而成为伪北平市参議会的参議員。

那些米面粮业公会的同人們,自然又得为他庆祝一番。黄显达至此,真是趾高气揚,他对那理事們說:



“你們可知道,将来一推行国民大会通过的宪法,市长也得由大家选举,你們跟定我,这前途真未可限量哩!”

## 第十一回 物价瞬变师生同声哭 空买空卖奸商赚大钱

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国民党拒绝国内和平，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反人民内战，从此开始了它的全面大崩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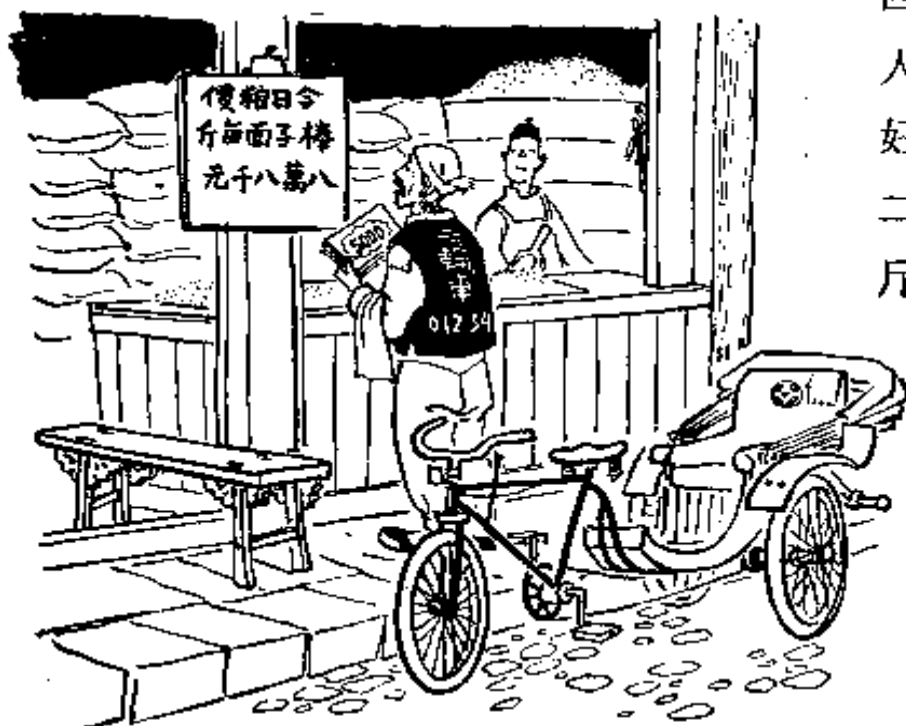
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财政收入毫无来源，就日夜求告那印钞机。一九四六年，蒋匪帮财政部在上海有五大家印钞票的工厂，几十架印刷机日夜开工，赶印“法币”，一分钟要印出一千六百万元。到一九四八年，就连伪中央印制厂北平分厂这样一个破厂，也日印“法币”一百亿元，那厂长接待当时报纸记者的时候，还连连抱怨说：

“缺纸，有什么办法！印五千钞的机器就静下来了。中国工业落后到连纸浆也造不出，一切不得不仰仗进口！”

国民党的大小官吏，面对着垂死的命运，更加堕落腐化，疯狂搜刮。国民党统治区里，人欲横流，贪污、中饱、搶劫、杀人，层出不穷，听来都成了家常便饭。

受尽日寇八年蹂躏的北京人民，真是才出龙潭，又进虎穴，继续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那涨风传来，当时的新闻记者搜索枯肠，便是用尽了“汹涌”“澎湃”“疯狂”“亡命”等字眼，也不足形容物价飞涨情况于万一。一九四八年五月的一天，一位三轮车工人从



西单牌楼拉客人到前门，说好伪法币四万二，可以买一斤棒子面，谁知飞快来到前门，下车一打听，那棒子面早就涨到了八万八。这

年六月二十一日上午，有一个顾客到一家小铺去买烟卷，一问便吓了一跳，一晚上就翻了一番。那顾客急着打算买上一条，掌柜的却苦苦哀求：

“您买一包得了！”

问他什么缘故，他说：

“我这小铺安不起电话，消息不灵通，全凭早晨打听行市，现在涨了没涨，我可说不清，这还是早晨的价儿呢！要是卖吃了亏，您说我这一家人还指什么吃？您老人家可怜可怜，就少买我点儿吧！”

你听听，这成了什么世界！

粮店门口的长队，这时早超过了买混合面的时节。人们挣下一点钱，都得先奔粮店。那理发的工人刚接过一个

顧客的錢，便对下一个顧客說：

“勞駕，您待会儿，我去去就来！”

他一溜烟就去那粮店。

那粮店却动不动就倒扣起筐籬，买粮的問掌柜的：

“这会儿什么行市？”

“有什么行市，行市沒有了！”掌柜的生气地回答，“这会儿卖出去，签支票的工夫，再买，这价錢就不行了！”

謠言紛紛，物价瞬变。只有那工人職員的薪金，却是以不变应万变。加上这点菲薄的薪金，也是拖了又拖，欠了又欠。害得北京全市的工人、職員和大中小学教員，今日索薪，明日借錢；及至把薪金爭下来，物价早已扶搖直上，直升到那九霄云外去了。

一九四七年和一九四八年，这是北京城里昏天黑地的两年，劳动人民惶惶不可終日。然而，同是这两年，却是粮食业奸商发财致富的黄金时代。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日，北京的中小学教师为索薪买粮而总請假。同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学教授因薪給冻结而总罢教。二十六日，北京电訊工人又为索薪而总餓工。……

中小学教师实行总請假的那天上午，和平門外梁家园小学的教师，向学生說明为了生活老师不得不去要錢买粮的原因。学生一听，全場痛哭，弄得全体教师，反倒只好强作欢笑，去給那天真可爱的孩子，一个个地擦干眼泪。

人們忍不住要問：工人、教員这点微薄的工資和薪金，为什么不能按时发下来？这点錢到哪里去了？

这些錢不在別处，它正存放在銀行里，在提取利息。

按照国民党反动政府官僚們层层中飽的老規矩，不論是軍隊关餉，机关学校发薪，或是工厂发放工資，这錢儿下来，先总要在銀行錢庄放它十天八天，賺它一笔利錢。这利錢，自然都进了那层层主管的人的腰包。

銀行、錢庄一拿到錢，也要赶紧发放，賺一笔更大的利錢。这錢，就又到了那投机倒把的資本家的手里。

黄显达一直指使恒字各号，凡所交往銀行、銀号，能透支多少的，都给使滿了。这时候，物价的风浪如同那猛兽一样，正吞噬着粮食业的小商小戶，他們今天卖出多少粮食，明天便再也买不回来。但是在黄显达的柜上，全部的資金，这时早已变成了如山的粮食、条条的黄金，都囤积了起来。柜上日常进出的錢，用的全部是銀行、銀号的拆息。别的商号使錢借款，尚需找保、找抵押，費种种的手續，黄显达身为



北平米面粮业公会理事长，伪市参議会参議員，是北京商业界头等的风云人物，一般的銀行、銀号，岂不爭相巴



結，搶着把那取款的折子往門上送來。這時物價波動的幅度，遠遠超過銀行的利息，黃顯達一使用上銀行的透支，只要物價一動，便是閉着眼睛也能賺錢。銀行放款的利息自然又高於那些反動官僚們的存款利息；而這些存款，又反正都是扣壓下來的工人、職員、教師們的工資和薪金。只須過一過手，便層層刮下一份油水。那官、商、銀行就這樣相互勾結起來，對靠薪金收入的工人、職員、學校教師、小公務員，展開了一場慘無人道的巧取豪奪，他們做的，全是不要本錢的買賣。

這便是那奸商為什麼時時要哄抬物價的原因。物價越漲，他們賺的錢就越多。只可惜那些依靠薪金生活的人們，好不容易把上月的薪金索取下來，那幣值已落了一半。等他們拿着這點血汗錢到糧店去擠買幾斤棒子面的時候，他們大概做夢也不會想到：原來這糧店資本家所用的本錢不是別的，正是他們自己本月份尚未領取下來的薪金！

工人、職員，解放前一概被稱作斗秤小民。他們買糧，一次不過三斤五斤。而這時物價飛漲，貨幣貶值，三斤五斤糧食，動輒數百萬元，光點鈔票的工夫，就得十來分鐘。有點辦法的糧商，這時早不把門市的經營放在眼里。那糧店門口的人越是擁擠，他們瞧着便越心煩。於是，就紛紛在這一頭倒扣上筐籬，到另一頭去尋找那更合心意的主顧。

解放前的北京，有兩個糧商最喜歡打交道的主兒。一個是偽河北省田糧處，一個是“剿總”後勤部；前者出賣糧食，後者收購軍糧，每月進進出出，數字都在幾百萬斤以上。

北京的粮商，便都似那见血的苍蝇一样，紧盯着这两个地方。

国民党的贪官污吏，喜的是吃喝玩乐。官场中的人物，若知道顶头上司的这点所好，便似有了一道“护官符”。那商场中的人物，机灵的劲儿自然不让人，他们和那些官吏们打交道不久，处长爱好的是哪家酒楼的哪些饭菜，局长喜欢的是哪家妓院的哪个妓女，全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人们说，这些叫做“护商符”。

一打有了这道“护商符”，商人们便把这些官吏，一概分等论价，区别相待。若是局长、处长、主任，进的是泰丰楼、谭家菜，条子开的是韩家潭的清吟小班；若是秘书、科长，进的便是致美斋、丰泽园，叫的是石头胡同二等茶室的妓女；若是办事员、过磅的之流，请客的地方就降到了煤市街的鸿宾楼，粮食店的永升馆、兴升馆，好在这些地方，也全都有女招待……

一方面是饥寒交迫，一方面是花天酒地。粮店门前，人潮汹涌；饭馆酒楼，灯红酒绿。解放前的北京，这是贪官富商们的天堂，又是劳动人民的地狱。

人们就在那酒楼妓院之中，达成一笔笔的交易。粮官们一个个酒足饭饱口袋满，笑吟吟地走了；奸商们以低价从田粮处买进了一大批粮食，又以高价卖给后勤部，转手之间，赚了一笔大钱。

黄显达这时把整个北京，看成是一个期粮交易所。不同的只是，他当年在那个小小期粮交易所里，毫无实力，捉襟

見肘，受人擺布；而如今在這個大交易所里，却是實力在握，左右逢源，足以擺布別人。他深知這個大交易所，也是個“大魚吃小魚”的場所。那些斗秤小民，自不過是些挨吃的蝦米；那些在門市上斤斤計較蠅頭微利的小商小戶，也不過是些亂扑騰的小魚。時至今日，只有他黃顯達是一條大鯊魚，是一頭白額虎。他只消聯絡上同業公會的幾個理事，便能讓北京的糧價在自己手里打轉轉。到這般時候，他豈能不大干一番！

米面糧業公會的理事，都是北京最大的糧商。不論是後勤部買糧，還是田糧處賣糧，都得先和公會勾結。黃顯達把持公會，自然是占了個近水樓台。若是田糧處賣糧，他用的便是先前用過的投標透底的老辦法，這裡不必細說；若是後勤部要買糧，這消息尚未透出來，黃顯達和一些理事，早已使足銀行透支，在市場上先買它個上百車。他們一買，北京的糧價便滴溜溜地扶搖直上，斗秤小民一齊喊苦連天。就在勞動人民的哭叫聲中，他們把這糧食高價售出，把提貨單交給後勤部，由後勤部轉發給國民黨的駐軍。

只是你想，這蔣介石的匪軍，豈是自己花錢買糧食吃的主兒？他們還不都是走到哪里，吃到哪里，吃喝全是白搶來的。那些軍長、師長、團長們一看到這糧食提單，便覺着是筆不需本錢的好買賣，一轉手，就往外賣，他們一賣，行市回落。黃顯達他們又把這提貨單原封不動地買回來。

就這樣，黃顯達櫃上的糧食根本無須挪動一步，只把這提貨單高價售出，低價購回，不費吹一口灰的力氣，只憑這



一张纸片往外走上一圈，那钱财便像长了脚似地自个儿奔上门来。

经过几次交易，黄显达发觉那军队根本不取走粮食，就立时

想起了当年期粮交易所常用的买空卖空的老手法。他用这个办法，设若柜上存粮只有五十万斤，提货单上他敢写一百万斤，照样拿它高价卖出，低价买进。那五十万斤粮食压根儿颗粒没有，也替他赚来了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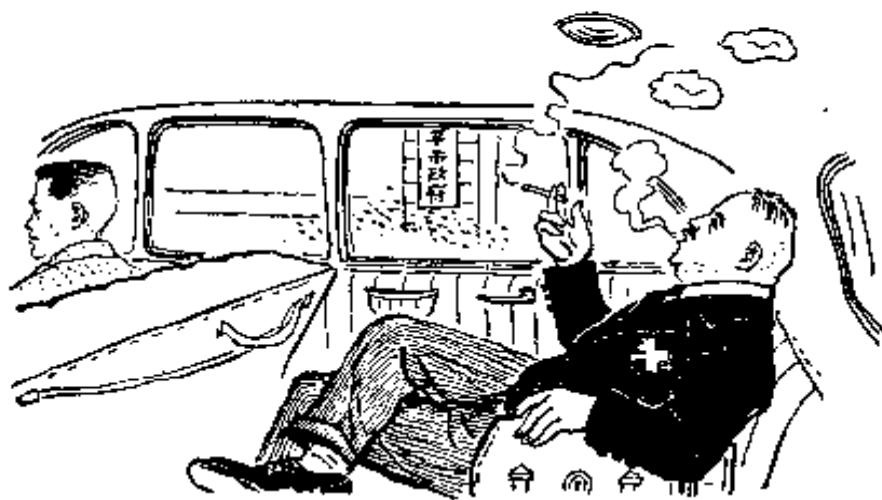
正当黄显达带头操纵北京粮价十分得手的时候，偏偏那伪北平社会局一道令下，委托他和当时粮栈业、面粉业等三个同业公会的理事长，负责管理全市粮价。由他们检查市价和成交价格是否相符，签字盖章，逐日上报社会局，然后刊登北京各报。请“粮老虎”管粮价，岂不就等于让饕猫看鱼腥，黄鼠狼守小鸡，黄显达从此如虎添翼，更加春风得意。每天，他使命那些小户把粮食交易价格如实报来，一經统计，全市粮食成交情况，行情看落看涨，一目了然。然后，

他就弄虛作假，他若是要買糧，便把表報上的行情做落；他若要售糧，就把表報上的行情做漲。那些小商小戶，從此如墮五里霧中，明明昨天大家還在市場上竟相爭購，今日翻開報紙，那行情表上，登的却是“看疲”，一時暴鎗的東西，倒反登着“看漲”。於是，就一個個都成了當年交易所時期的黃顯達——六神不定，輸了個干干淨淨。

## 第十二回 “叛老虎”买笑擲千金 黄显达一怒开粉厂

黄显达自黄老大手里接过总经理职务不久，就用了一辆包月车。从他一当选为米面粮业公会的理事长以后，这人拉的洋车立时便换成了人蹬的三轮车。一到他当上了伪市参议员，那三轮车又随即换成了奥斯汀小轿车；不久，就嫌这奥斯汀也过于窄小，他高大的身躯猫着腰儿进出太不方便，便花了几根金条，另买了一辆美国货的大型卧车。

至此，黄显达的气派就完全不同了。人只见这辆卧车每天载着他，风驰电掣，出没在北京的马路上，进出伪市政府、市参议会、市商会，以及那饭馆、酒楼、剧场、妓院等地方，来往应酬于市、局、会、处等各长之间。他那恒字几号的掌柜这



时倘若有事要找他，需待深更半夜，到他的家里坐等；柜上普通的职工，便连他的影子也

不容易見着了。

那一般的糧商，自然全都巴結不上；這時和他經常往來的，主要是幾個機制面粉業的大廠商。這些廠商，人稱為實業家，開的是工廠，住的是洋房，乘的是汽車，家里男仆女傭，一應俱全，和那些以磨棒子面為業的糧鋪掌櫃相比，作風大不相同；生活上的豪華奢侈，便是像黃顯達這樣見過些世面的人，也沒有身受過。一經接觸，真是相見恨晚，只覺着自己過去是白活了半輩子。結交以後，當然也急于今日選購汽車，明日添置沙發，忙了個不亦樂乎。

回想黃老大在世，一生樞索，不肯多花一個小錢。黃顯達當年進京，為表示自己的一點孝心，曾給他做過一件綢子棉袄；便是這件棉袄，那老頭子也是直到死後入殮，才第一次穿在身上。他平生別無嗜好，就愛聽個小戲，可是每次所戲，找的也是天橋最小的戲館，買的是幾個銅板的門票，坐的是離台最遠的地方。到了黃顯達的時節，那恒字號的油櫃每月按章程給他家送東西，別的不說，光車白糖便是一包（合一百五十斤），香油一送就一百斤。即便如此，那黃顯達也是一年三百六十天，從沒有在家里吃過一頓飯。他喜吃的是恩成居的圓魚、萃華樓的竹筍，愛喝的是進口的美國桶啤酒。一九四七年，光給孫子辦個滿月，便在萬明路北口的新豐樓設筵二十來桌，一時冠蓋如雲，賓朋滿座，多至二百來人，就連韓家潭的那一伙妓女，也都紛沓而至，送禮祝賀，成為北京工商界當時的盛事。

每次飯罷，打打麻將；麻將之後，繼之牌九，隨手一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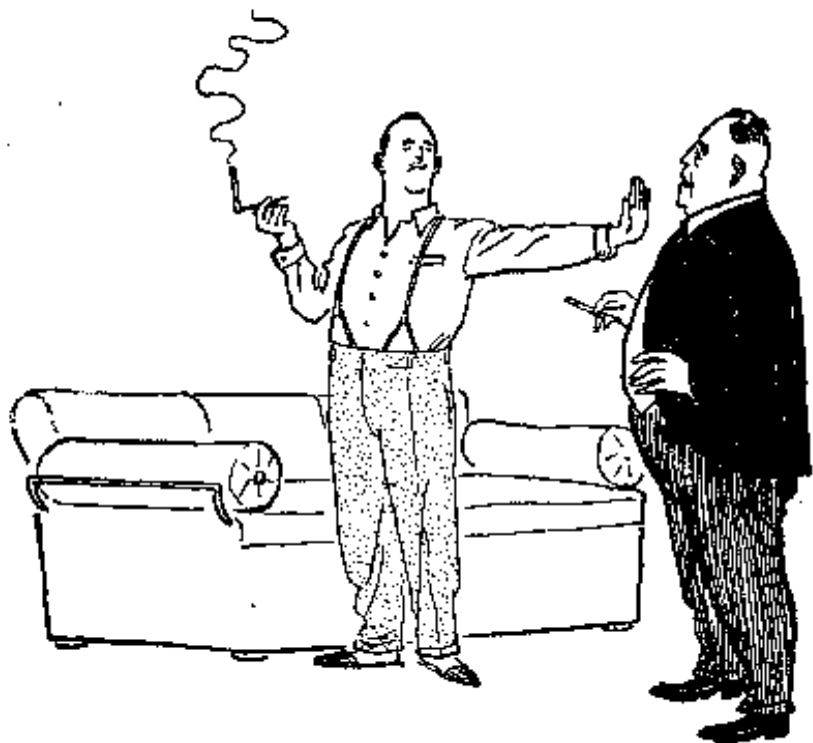
那輸贏便是面粉二百袋左右。推牌賭錢，需要人侍候，他們嫌男“听差”粗手笨腳，便別出心裁，每次都開條子叫妓女作陪。這些妓女便整宿地給他們倒水點煙，由贏的主兒給錢。一回，他們在同成面粉廠賭了一個通宵，黃顯達贏得興高采烈，一擲千金，偏偏那國民黨的錢不值錢，這賞錢由同成面粉廠的出納替他支付出來，鈔票竟堆得成捆成堆。幾個妓女想方設法，都無法搬動。最後還虧得那男“听差”給想了個辦法，替她們各人裝了個面口袋，這才一個個扛在肩上，魚貫而出，雇上三輪車拉走。

黃顯達和那些大粉商在一起，終日花天酒地。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真說得上是吃喝不分，妻子不避，交情深厚。只是那資本家相交，無非為的一個利字；舊社會資本家有句口頭禪，叫做“吃喝讓人，買賣不讓人”，只要遇上個利害相關的節骨眼兒，便會一下子翻臉不認人，轉眼變仇人。正當黃顯達和那些大廠商在餐桌上稱兄道弟，牌桌上親親熱熱的時候，不想他們在暴利收入的分配上，卻發生了你死我活的矛盾，展開了一場勾心斗角的鬥爭。

原來這機制面粉業的廠商，都是些開面粉廠的大資本家，全市雖不過數家，在社會上却很占一份勢力。他們和那些土頭土腦的糧店掌櫃合在一個米面糧業公會里，已經格格不入，覺得有點失自己的身份。偏偏米面糧業公會的理事長，又是奸詐不過的黃顯達。這黃顯達對人，向來是“用人朝前，不用人靠後”，他把這些廠商，全看作是任意擺布的冤大頭。那時糧食市場的價格，由米面糧業公會出面和



伪社会局議定，每逢議价，黄显达想到的只是他恒字几号堆着的棒子面，对面粉业不肯多加照顧；但是每逢摊派下来的什么捐款費用，他又一概往他們身上推，淨讓他們拿錢。你想这些大厂商，平日欺侮別人还嫌不够，那里肯輕易受別人的欺侮，他們一核計，就决定把机制面粉业从米面粮业公会里撤出来，另外組織机制面粉业公会，摆脱和姓黄的干系。黄显达打听得这一消息，自然十分着急。他眼看事情已无挽回的余地，便找到一家大粉厂，想利用往日的交情，到那里兼任个挂名不拿薪的副經理，以便利用这副經理的名义，鑽进机制面粉业的公会里去。誰知他的心思，被那家厂商一眼識破，遭到严辞拒絕。不久，机制面粉业公会宣告成立，北京粉厂本来不多，根本无庸进行什么选举，几家厂商全都成了当然的理事。公会成立这天，他們在泰丰楼設下几桌花酒，不时迷吹吹打打，搞得熱鬧非凡，只把这黄显达，拒之于千里之外。



黄显达一时被气得死去活来，便咬牙切齿地下了决心，决定非自己开设一家大面粉厂不可。

这时，黄显达四大恒字号囤积的粮食，少说也有二百万斤，相当于当时全北京的人一日的口粮。只是用来办厂，却还并不那么容易。开一升机制面粉厂，别的不说，光安装那自动磨粉机，便需盖一座四层的楼房。北京原有的几家面粉厂，有的是股份公司，有的有官僚资本。起家的时候，都不过三部机器。黄显达为赌这口气，偏偏决定他的粉厂，一要独家经营，不招一个钱的股子；二要一开始便安装五部磨粉机。这样初步计算下来，光建厂的资金，就需小米一百五十万斤左右。当时广安门一带的粮商，都替他担一份心，说：

“这黄二愣，真敢干！”

恒字号柜上的几个掌柜，也是人人着急，问：

“抽走那么多资金，这买卖可怎么办？”

黄显达连夜召集四个联号的掌柜商议，他对大伙说：

“诸位不必害怕，开工厂是要那么多小米，但并非一次拿出来，各号买卖照样好做。何况咱还可以向银行使钱，粮食虽说少存了一些，只需大家辛苦点，那钱还可以想办法多赚它点回来！”

一九四七年九月，面粉厂的楼房便开始在昌顺号恒记粮店的大空院正式动工兴建（后来就改为昌顺面粉厂）。这时正是那伪田粮处大批售粮和伪后勤部大批购粮的时候，黄显达活动在这二者之间，只凭他空买空卖的手法，就使这

年几个月的利潤，超过往常的两年。到这年年底，尽管不断抽走資金，四家联号囤积的粮食，不仅沒有减少，倒反都增加了十来万斤；而那面粉厂的楼房，也早已起来半截了。

轉过年来，到了一九四八年七月，厂房便全部竣工。那深灰色的楼房，东西足有五十来米长，南北有二十来米寬，地下一层，地上三层，在广安門內奇峰突起，是最高的一座建筑物。机器、滾子、皮带等物，都准备安装在地下这层。将来五部机器一齐开动，每天就可以出面粉一千多袋，也是北京数一数二的大厂。厂房正式交工这天，黄显达率領恒字四号掌柜和那未来的面粉厂技师，在厂房四处巡視了一周。他对一切都深表滿意，不由得回过身来，对跟在身后的掌柜們說：

“咱要干这个，他們就得靠边站！做买卖是大魚吃小魚，不用几年，你們看誰吃过誰去！”

当时有人建議他事先給他的面粉拟定个牌子。他稍想了一想，便



斬釘截鐵地說：

“就給咱定名為鯨魚牌面粉！”

### 第十三回 人民斗争如火如荼 “限价打虎”假戏真做

到一九四八年，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统治，就达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北京城内，完全陷于一片混乱。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粮食来源断绝，就只好靠美帝国主义撒点救济面粉苟延残喘。便是这点救济面，一經那官商勾结，立时又到了奸商的手里。奸商用它来囤积居奇，哄抬粮价，物价就更涨得如疯如癫。

这时的粮店门前，更是人潮汹涌，人们为买几斤配给面，就得抻着脖子排上一天半天。转眼又到了夏天，那盛夏的烈日当空，一到中午，挤着买粮的人群当中，有人就被晒得鼻冒鲜血；那身体孱弱的，竟有被活活晒死在地上的。

卖混合面时期使过的警棍皮鞭，再一次飞舞在劳动人民的头上。更兼这时的北京街头，又多了一批国民党的散兵游勇，他们开口闭口，便是“老子抗战八年”，只凭那一身老虎皮，到处横行不法，持枪抢粮，欺压群众。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八日这天，在东四牌楼的东和兴粮店门前，正拥挤着六七百买粮的男女老小，不想闯来一个要买粮的国民党军人，他嫌这些人挤在一堆碍手碍脚，竟当场开了一枪，那子弹穿过一位排队买粮的老太太的胳膊，又击中了一个



警察的肚皮。只吓得那些胆小的老幼妇女，顿时哭喊连天，四散奔逃。

正是劳动人民求生不得

的时候，那国民党的报纸，偏偏还抬出一个据说不吃东西可以活着的杨妹来。这个四川的杨妹一经出笼，居然一呼百应，一时上海、西安、无锡、东北、华南等地的杨妹也纷纷出现。国民党的报纸，这就更似抓住了一根救生的稻草，吹嘘得天花乱坠。说来说去，竟全怪劳动人民多长了一张嘴，认为要解决粮食的问题，最好是大家不吃飯。

这时，中国人民伟大的解放战争，正在全国广阔的战场上轟轟烈烈地进行着。解放大军的节节胜利，给大家带来了最大的鼓舞。受压迫的人们越是盼望解放，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便越是愤恨。那仇恨日积月累，便似火山一样迸发出来。

早在一九四七年，北京的青年学生，就在党的领导下，发动了“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到一九四八年，工人、学生

的反抗斗争，更加蓬勃发展。他们的口号便是：反饥饿，反迫害，反独裁！要饭吃，要自由，要民主！七月五日，消息传来，号称江南大粮仓的无锡，发生了抢米风潮，一时波及大江南北。同在这一天，北京城里的国民党反动当局，竟对向他们要饭吃的东北学生，进行血腥镇压，造成了震惊全国的“七五事件”。

原来，当时在北京受苦的学生当中，最苦的莫过于几千名东北的学生，他们被国民党反动派驱进关来，流落在北京的街头，吃无处吃，住无处住，不少人只好白天上医院排队卖血，晚上缩在城墙洞里过夜，终日与那乞丐为伍。便是这样，那国民党反动派还是瞧着他们不顺眼。学生们整天地奔走呼吁，反动派一概不予理睬，倒反经由那口口声声标榜“为民请命”的伪北平市参议会，通过一项决议，要把这东北学生一律拨入反动军队，充当蒋介石反革命内战的炮灰。学生们实在忍无可忍，便在七月五日这天，将伪市参议会全部捣毁。他们登上了门楼，凿掉了大门上首“北平市参议会”的字样，用柏油改写为“北平市土豪劣绅会”，彻底揭穿它本来的面目。接着，学生们又列队前往东交民巷，向那伪参议长提出质问。这时，反动军警大批赶到，几辆装甲车的机枪便开始向徒手的学生猛烈扫射，一阵枪声过去，只见那东交民巷的柏油路上，死者横陈，伤者呻吟，生者痛哭。“七五事件”，东北学生被杀八人，负伤二十多人，被捕三十七人，有七人还被送进了特刑庭。

反动派满以为用鲜血可以平息人民的反抗，谁知这鲜

血却汇成一股力量，更坚定了生者的意志。“七五事件”以后，北京城里，工人罢工，学生罢课，教师罢教，犹如风起云涌。尽管反动当局早下了戒严令，禁止一切集会游行，七月九日，华北和东北学生近万人，依然走上街头，举行了“反剿民要活命大示威”。这天的北京城里，响彻了《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大示威的队伍从北京大学的民主广场出发，一面大旗领先，后边是花圈和挽联。在一幅最大的挽联上，写着：

希烈士稳坐云端压阵脚；  
看生者索回血债慰英灵。

生者向死者立下誓言，决心和反动派斗争到底。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便是以自己这样的斗争，紧紧配合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从根本上动摇着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



那国民党自来爱称“党内无派”，实际上是千奇百怪。在人民群众如火如荼的斗争面前，国民



党反动派内部分崩离析，派系斗争空前激烈。就在“七五事件”的前夕，原来的伪北平市长就宣告下台。伪社会局的那位姓梁的主任秘书，抗战后老远打重庆飞来，原本想在北京开拓一番宏业，到这时方才明白过来，原来自己是跳进了一个火坑。他眼看局面已无法收拾，便想到古人留下的这句老话：“三十六着，走为上着。”于是就忍痛把几年来在北京的搜刮所得，拿了一些出来，运动了南京的一位大员。果然不久，那任免名单发表出来，他竟高升为台湾省台北市的市长。这才欢欢喜喜，而又匆匆忙忙，卷起细软，合家飞往台湾。

原先那伪市长，本是黄显达的老乡。姓梁的主任秘书，更是他的靠山。这姓梁的要走，黄显达自然得积极筹备盘缠，奉送礼物，把酒饯行，辛苦忙碌一番。只是这两人一下台，他便顿时觉得有些孤单。社会局那个姓温的局长，和姓梁的本是冤家对头，因此也早对黄显达侧目而视，恨他不把自己放在眼里。“七五事件”以前，这姓温的局长已然看出情势的紧急，便想从北京的粮商手里，敲詐一批粮食救急。一般的粮商，听说是社会局要粮，一个个无不俯首贴耳，立即从命。唯独这北京城里名声最大，存粮最多的黄显达，自恃上有市长撑腰，下有主任秘书作主，尽管局长大人几次三番亲自登门告急求救，他却直似那磁公鸡、铁仙鹤、玻璃耗子、琉璃猫，竟然一毛不拔。姓温的一时便把他恨得咬牙切齿，看成是横在眼里的铁钉一般。

“七五事件”发生，旧市长下台，新市长登台，这姓温的

一跃兼任了伪市府秘书长。经过一番迎新送旧的例行公事之后，姓温的心情稍稍平静下来，忽然一下就想起了那黄显达。

姓温的决心要给黄显达一点颜色看看。怎奈这黄显达，现任着北平米面粮业公会理事长、北平现粮市场公会理事长、伪市参议会参议员，门路宽广，实力雄厚，也并非是一个好惹的。于是就派出伪社会局的检查人员，明查暗访，搜罗罪证。当时伪社会局检查粮店存粮，本是家常便饭，那一般的粮商，三天两头，就被检查得鸡飞狗跳。只是这黄显达，自来把社会局当作靠山，社会局到处吵吵查粮，他的粮食，倒反都大刺刺分散储存在社会局所属的几个单位里，一向万无一失。这些情形，姓温的岂有不风闻的道理，所以这时开始一检查他，就立即查出他在伪社会局直属的救济院中，存放着面粉两千多袋。

正好这时，又赶上国民党发行金圆券，实行所谓“八一九”限价。国民党为欺骗人民，虚张一番声势，到处嚷嚷要打老虎，还把那伪行政院副院长张厉生，委任为伪总统蒋介石的特派经济管制督导员，派来北京坐镇。张厉生奉旨出朝，地动山摇，自要有一番做作。这黄显达向来名声在外，原本是北京人民十手所指的“粮老虎”，加上姓温的又趁此机会，顺水推舟，公报私仇，把他一些囤积居奇的事实抖露出来，弄得张厉生几乎下不来台。无可奈何，便只好假戏真做，于这年的十月二十三日，授命那姓温的约黄显达到伪市政府开会，就在会毕送他上汽车的当儿，在传达室门口将他

逮捕，送到了特刑庭。

这“粮老虎”一捕，全城轰动。当时北京各报，都以本市新闻版的头条地位，竞相报道，这家报纸登的是《社会



局智擒粮老虎》的新闻，那家报纸刊的是《粮老虎落网记》的通讯，长篇大论，把姓温的捉拿黄显达的经过，直写得比那《福尔摩斯探案》还要离奇新鲜。那恒字四号的几个掌柜一見报，犹如迎头倒下一瓢雪水，全都大吃一惊。便不免纷纷张罗，前去探监。及至到了那看守所一看，见黄显达正围着皮袍，静坐在一张藤椅上闭目养神。伙计们神色慌张，倒被他狠狠地埋怨了几句，说：

“你们回去，不必张罗，我怎么进来，自然会怎么出去！”

那些掌柜见此情景，方才一块石头落地。便向他请示，这买卖的事儿可怎么办？

黄显达泰然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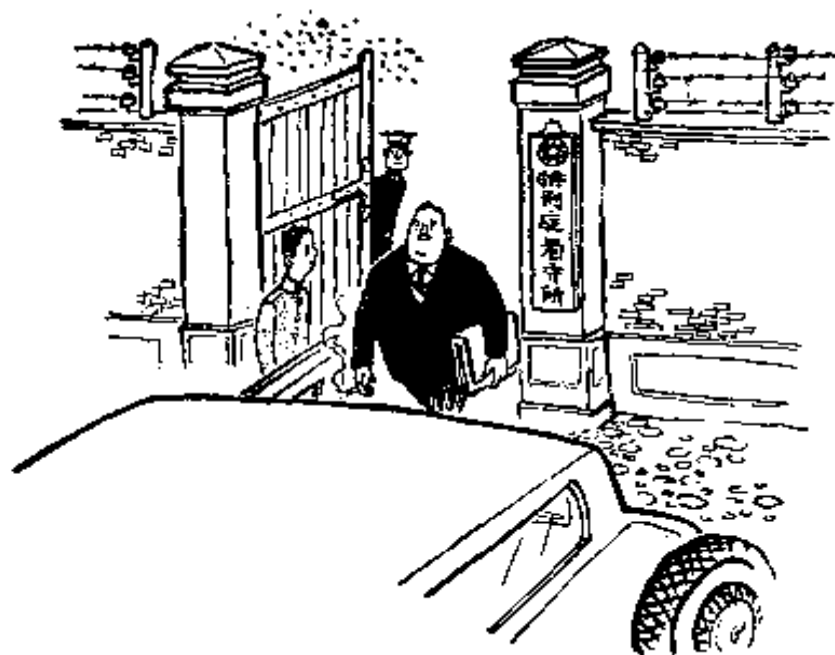
“几号买卖照常的做，面粉厂机器照常的安！”

他在这看守所里待了一个来月。这一个多月里，同所被捕的学生，一个个受尽非刑拷打，飢寒交迫。唯有他一个人，吃的依然是奶油面包，抽的是进口的美国香烟，穿的是狐皮长袍，除过不能打牌賭錢以外，蹲这監獄，竟和住前門外的高級大旅社一般。

只是光阴如箭，轉眼到了十二月。这时东北全境解放，我解放大軍，浩浩蕩蕩，开进关来。不久，那炮声便隱約可聞。北京城里的反动官僚，急得鸡飞狗跳，乱成了一鍋粥。黄显达至此，方始有些慌了手脚。他寻思这特刑庭里，关的全是革命的学生，就他一个是局外之人；那国民党临走，免不了会有所行动，而国民党官場行事，向来稀里馬虎，到时候設若那底下的人儿匆匆忙忙，来个不分青紅皂白，“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他黄显达岂不是天大的冤枉？想到这里，

不免不寒而慄，就連忙給柜上挂了个电话，囑咐立即給特刑庭长送去金圓券三百万元，买他取保释放。

在那个社会里，自来是“有錢能使鬼



推磨”、黄显达这三百万元出去，第二天的絕早，他那輛大型臥車便在看守所的門前“嘎”的一声停下。看守所大門立时大开，黄显达从里边大搖大摆出来，登上汽車，那喇叭“嘀嘀”一响，他便一溜烟回家去了。

## 第十四回 庆解放全城鑼鼓喧天 换画皮老虎装腔作势

一九四九年的一月三十一日，恰好是我国人民传统的春节。就在这一天，北京城里响起了震天的鑼鼓，飘起了耀眼的紅旗，严冬过去了，明媚的春天来了，北京解放了！

馳名世界的文化古城，曾經是辽、金、元、明、清五朝的历史名都，终于回到了人民自己的手里。苦难深重的北京人民，第一次成了自己城市的主人。全城四处，万人空巷，人們欢欣鼓舞，在庆祝自己的新生。

但是，刚刚解放的北京，煤尽粮絕，已經是一座空城。国民党留下的粮食机关，倒是名目繁多，机构庞大。但是，这些机关之中，除过一个伪北平民食調配委员会，还替那臭名昭著的联合国救济总署存放着几口袋美国面粉以外，其他所有大小单位，如伪河北省田粮处、伪北平粮食平調处等的粮庫，早已顆粒无有，有的倒是一大批嗷嗷待哺的員工。一般的粮商，这时也是有的歇业，有的仅靠卖点麸子、黑豆維持門市。刚刚获得解放的北京人民，生活在大翻身的欢乐之中，同时也生活在飢餓的威胁之中。

广大解放区的人民，节衣縮食，支援新解放的地区。早在解放大軍进军北京之初，解放区的工人农民，就提出了响

亮的保證，要讓解放軍一手提煤，一手提糧，開進北京城。從那時候起，解放區翻身的農民，就推着小車，背着口袋，唱起翻身小調，高高兴兴，為解放北京籌備糧食。各個重要的交通站口，一剎時都立起了一排排高大的糧垛。解放大軍包圍北京城的消息一經傳開，這些糧食便立即開始向北京啟運。

當時，解放戰爭還在激烈進行，鐵路交通尚未恢復，運糧的主要工具，便是騾馬大車。解放區的農民，一村村，一鄉鄉，在村、鄉干部的率領之下，組織了運糧隊。一時通往北京的各條交通要路上，車輪轆轤，鞭聲響亮，只見白天塵土飛揚，遮天蔽日；黑夜燈籠火把，宛如游龍。隨着北京的解放，這些由農民親手種出來的糧食，又經農民親手一車車運進了北京。

負責領導北京全市糧食供應的，是北京市糧食公司。



入城以后，人民政府的粮食部门便按照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一面大力组织粮商加工原粮，一面又在天桥的四面钟，设立了现粮市场，活跃粮食贸易。粮食公司作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成份，领导着粮食加工和四面钟的现粮交易，教育粮商遵守政府法令，反对各种哄抬粮价，投机套购的行为。

但是当时北京的粮食商人，早习惯了解放前投机倒把的生活。更兼这些商人之中，又有一伙子奸商，一向操纵北京粮价，自来是有云便盼下雨，无浪就要兴风。因此，解放了的北京人民，在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同时，又在和全市人民生命攸关的粮食战线上，面临着一场和资产阶级的严重的阶级斗争。

那黄显达在一九四八年，眼看着解放大军节节胜利，蒋家王朝危在旦夕，大小官吏遑遑然如同丧家之犬，他面前便不时浮起当年山东农民反霸斗争的情景，心里着实担惊受怕了一阵。不想恰好在这时候，蒋介石派张厉生到北京“打老虎”，竟让他走了一遭特刑庭。从那里出来不久，北京便临近解放。黄显达坐在自己家里，耳听着北京四郊隆隆的炮声，一边心痛那交给特刑庭的三百万元金圆券的保证金，一边倒也暗自庆幸。他想在这特刑庭几天，虽然家里受了些惊吓，自己破费了点钱财，但自古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他回忆起淪陷期间，只因自己未能竞选上米面粮业公会的理事，抗战胜利后便显得玉洁冰清，稀里糊涂地落了个“抗日分子”的美名。而今这特刑庭，倒地地道道是关进步



分子的地方，能有緣到那里走這一趟，豈不就和進步沾了一點邊？這進步分子的帽子橫空飛來，誰能說這不是他黃顯達又一次飛黃騰達的好機會？

解放後的黃顯達，和解放前相比，真是判若兩人。這時他那輛美國貨的大型臥車，早推進了昌順面粉廠的一個甬道，兩頭用磚一壘，用泥一抹，藏得嚴严实實，再也不坐了。那些皮帽皮袍，叫老伴全藏進箱底，另外新做了若干套灰色斜紋布列寧服。昔日的紋皮皮鞋，換成了一雙青口布鞋；就連那終日不離身的皮包，也換成一個草綠色的布背包。每天進進出出，一副艱苦朴素模樣。若不是多了這一身肥肉，有那些少見多怪的人，許就把他當成了個多年革命的老幹部。

當時的米面糧業公會里，不少理事對局勢還有些觀望，在業務經營上顧慮重重。唯有這黃顯達，顯得鶴立雞群，與眾不同。每逢有人民政府的幹部進門，他總是第一個迎上前去，滿臉堆笑，



点头哈腰。开口便是这么一套：

“要不是解放，我这条命就完了。我是共产党搭救出来的，解放军是我再生的爹娘！”

在同业之中，他更是沒完沒了地念叨自己进特刑庭的这段“光荣”历史：

“我一直做的是破坏国民党经济的工作，你们都不知道，当时咱也不便明说！”

解放以后的北京街头，新开設了几家新华书店。广大的读者，如飢如渴，爭讀革命書刊。这黄显达也挤在里边，購得三本五本，拿回家来，废寝忘食，讀了个滾瓜烂熟，倒背如流。从此以后，你只听他开口“公私兼顧”，閉口“劳資两利”，滿嘴的新名詞，只是用得全不是地方。

一回，黄显达在自己的厂里，听见工人们不时唱起《沒有共产党，就沒有新中国》这首歌，觉着十分新鮮。回到屋里，就磨礮了墨，摊开了紙，套着那歌詞，写了一张大标語，貼在經理室新刷的粉墙上。工人们从窗外往里一瞧，全都吃了一惊。那标語上明明白白写着的，竟是：

“沒有共产党，就沒有黄显达！”

黄显达这有名的“笑面虎”，一向嘴甜心辣，詭計多端，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嘴里叫哥哥，手里摸家伙。他这套两面三刀的本事，随着北京的解放，便一股脑儿全端出来了。

解放之初，黄显达便将恒字四号的机构人事，作了一番精心的調整。把四号上市的总責，委給了自己的三弟黄三，

四弟黃四，一面多次召集心腹的掌櫃會議，要他們使足銀行透支，千方百計，增加存糧。有的掌櫃問他解放後的經營大計，他說：

“你怎麼倒糊塗了？自來買賣一行，一切人情冷暖全是假的，唯有那實力才是真的。”

開始，幾個掌櫃對他解放後這麼大干，多少有點疑慮。他便說：

“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你見過那個政府，解決了糧食問題？”

他說：

“大風大浪莫過於賣混合面時候吧！那個時候，我就對列位說過，不論是哪黨哪派，占了地盤，就得有人，有人就得吃飯，要吃飯就離不開咱這糧行！”

在解放之初，由於解放戰爭還在進行，國內經濟尚未恢復，物價還時有波動。人民政府為了安定人民生活，恢復和發展生產，給了私營工商業很大的照顧。糧商為政府加工原糧，規定每百斤谷子只交小米七十二斤，商人每百斤不僅可以淨賺小米一二十斤，而且還可以留下大量的米糠。市糧食公司在四面鐘現糧市場平價供應的糧食，商人買去，按市價出售，也可以獲到優厚的利潤。剛解放的時候，北京大小糧店的糧櫃，幾乎家家見底，這樣一來，不出三五個月，這糧食業便漸漸復蘇。黃家恒字四號的電碾、電磨，自然日夜轉動，大攪加工；以黃三、黃四為首的七狼八虎，日日上市，爭購糧食。有的上市伙計，還被派到天津、石家莊等處，探

听当地启运北京的粮食品种，一遇市場上有个品种不全的时候，立即囤积拒售，哄抬粮价，牟取暴利。加工之中，又重新搬出了黄老大当年弄虚作假，兑水使潮的老手法。这恒字几号的粮仓，便又渐渐地堆满了。

但是，这时黄显达的主要精力，已转移到面粉厂。他那面粉厂从一九四七年动工，到解放的时候，建厂资金已用去小米一百五十多万斤，厂房虽已盖得，机器却尚未全部装好。解放以后，他见人民政府大力发展生产，便多次写出申请，要求政府扶植他开工。人民政府考虑到这面粉工业，乃是人民生活所必需的，恰好这时清理敌产，清出伪社会局曾查封过黄显达私存在救济院的两千多袋面粉。这些面粉虽然在围城期间就被国民党军队吃了个精光，人民政府依然对他实行了宽大处理，全部折价发还给他，充做了他开办工厂的费用。



誰想得到，这个老奸巨滑的黄显达急于开那面粉厂，却是另有一番深算。他见北京解放以后，华北的小米，东北的紅粮，源源不絕而来，知道在杂粮的买卖上若是与国营粮食公司

抗衡，无疑是鸡蛋碰石头，蒼蠅搖大柱，成不了什么气候。唯独这面粉經營，由于当时江南尚未解放，鐵路交通未曾恢复，无錫、汉口一带的面粉一时无法北上。而北京又无几家像样的面粉厂，粮食公司能收購掌握的，无非是一些杂牌面粉。他深信他的面粉厂只要开起，在面粉市場上便不愁无用武之地。

果然，就在这面粉厂开工后不久，他便将滿面滿嘴的春风笑語，刹时收起，仗着这面粉厂的实力，再度兴风作浪，向人民发动了一场新的、猖狂的进攻。

## 第十五回 黃显达万里晴空刮黑风 “粮老虎”恶貫滿盈連根除

北京解放初期，全市的粮食交易，集中在天桥四面鐘現粮市場进行。各大粮栈从四处販运来的粮食，各家面粉厂生产的面粉，按規定都必須在这里发售；全市上千家粮店的掌柜和上市伙計，也都来这里赶集上市。每天三星未落，在那晓色朦朧之中，你便見这四面鐘附近，到处影影綽綽，全是这伙上市的人流。一时天桥一带的豆浆鋪、餛飩摊，生意分外兴隆。各家粮行的經理、伙計，都要在这些地方聚首碰头，交換各自掌握的情况，筹划一天的对策。有一点风吹草动，都可以从他們脸上看出鮮明的反应。下两天雨，該卖的立时就囤积拒售；刮三天风，那不該买的也即刻开始拚命搶購。解放初期的四面鐘，这是北京人民和資产階級斗争的一个重要場所。

每天一大早，国营粮食公司就在这里挂出当天的粮食牌价，領導粮商进行交易；并且根据当天粮食的供求情况和粮商买卖粮食的“心气”，大量拋售或者收購粮食，稳定粮价。市人民政府也在这里設立了現粮市場管理处，保护正当經營，反对投机倒把。解放了的北京人民，正是依靠了人民政府的行政力量，依靠了广大农民的物质支援，在这里和

資产階級进行着这场尖銳、复杂的斗争。

这场斗争尤其突出地表现在面粉交易上。

解放以后，由于人民生活有了一定的改善，面粉十分暢銷。这时，国营面粉厂还有待于建設。人民政府为了增加面粉生产，滿足人民需要，一面通过粮食公司大力組織私营面粉厂为国家加工，一面也允許部分私营面粉厂自营生产、出售面粉。并規定每加工一袋面粉，即由国家拨給小麦六十七斤；自营生产的面粉厂按議价在市場出售一袋面粉，也可以凭发貨票向粮食公司購買同样数量的小麦。而实际磨一袋四十四斤的面粉，只需小麦五十六斤左右。余下的小麦磨成面粉，还可以按議价出售。因此，不論是加工还是自营，利潤都十分优厚。当时北京的大部分面粉商，經過政府的教育以后，接受了加工定貨的任务。但是也有不少奸商，不仅千方百計逃避加工，便是在那自营生产当中，也大搞投机倒把，有的实行假买假卖，大量套購国家小麦；有的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兴风作浪，破坏市場。在这伙奸商之中，那为首的一个，便是人人知名的“粮老虎”黄显达。

一九四九年的端阳节，黄显达在前門外煤市街的丰泽园大摆筵席，隆重庆祝昌順恒記面粉厂开张。

早在一九四八年七月便經黄显达亲自定名为“鯨魚牌”的面粉，从这天起正式出厂了。

昌順面粉厂共有六十来名工人，日夜两班，一天可以出面粉一千多袋。黄显达的机器新，出粉率高，他那“鯨魚牌”面粉一出来，果然后来居上，把北京原有的几家面粉厂都一

一压过去了。

昌順面粉厂开工以后，国营粮食公司便派人到厂接洽加工事宜。解放初期好話說尽的黄显达，这时便再也不照面了。粮食公司的干部打前門走进，他便打后門溜出，几次三番，避而不見；偶而見着，也是支支吾吾，不肯答应。干部一走，他便对心腹的掌柜說：

“加工掙的是死錢，咱自營賺的是活錢。买卖人誰肯只死不活？”

他又說：

“一加工，那面粉便不是咱的。能掙他一天，光合法利潤咱就賺他二百袋面！”

昌順面粉厂日产面粉一千袋，每天可以向粮食公司購買小麦六万七千斤，而实际一千袋面粉，只需小麦五万六千斤。鯨魚牌面粉質量較好，每袋的議价要比別人高出三千两千元<sup>①</sup>，每天出售面粉所賺，本足以支付面粉厂一切开支。余下的一万多斤小麦，可以磨成面粉二百袋，按照議价出售，便是黄显达自己所說的合法利潤。然而，这黄显达又豈是光賺那合法利潤的人？他早算計自己和一般面粉商不同：別的面粉商，只做批發，沒有門市零售；唯独他黄显达，除过这座拥有五部自动磨粉机的大面粉厂以外，还有三家历史悠久，实力雄厚的恒字号大粮店。他解放后急于开面粉厂的目的，便是看准了这里有空子可鑽，想在这生产与銷

---

<sup>①</sup> 这里及以后所指的都是一九五五年发行新人民币前的旧人民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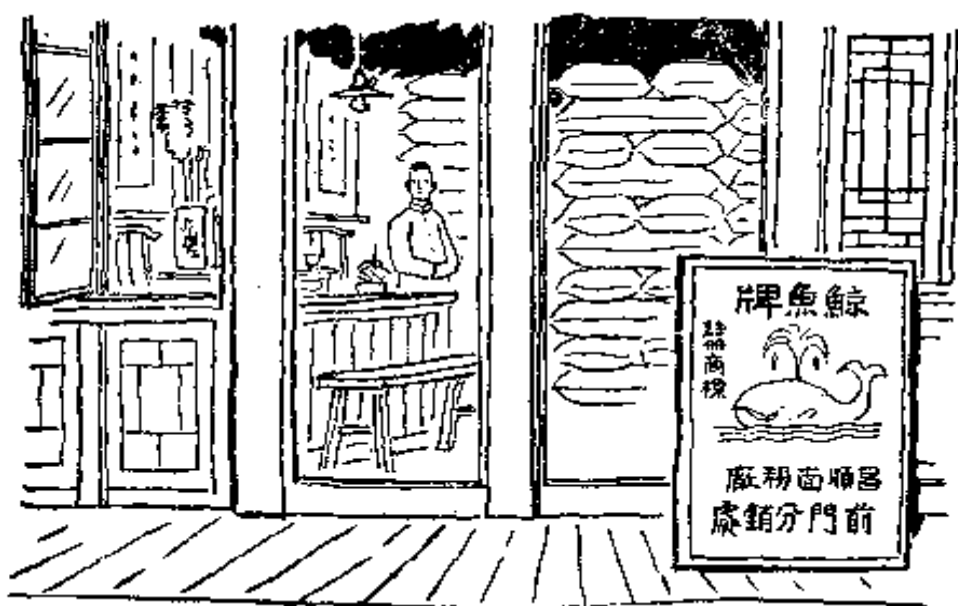


售之間，来个左右逢源，发一笔意外之財。因此打这面粉厂开工那天起，这每天額外生产的二百袋面粉，本該在現粮市場按議价出售，但是，这黄显达却或是以少报出粉率隱瞞下来，或是以“抵偿拖欠”“归还借款”等种种借口，将这些面粉一股脑儿都私下轉給了他的恒字号粮店。

不仅如此。便是他的粉厂在四面鐘現粮市場大宗发售的面粉，也自有那恒字三号的上市伙計用联号之間的假卖假买的办法，替他千方百計套購回来。他那面粉厂，就利用这假卖面粉的发貨票，再向粮食公司套購小麦。如此这般地把解放区翻身农民辛辛苦苦送进城来的粮食，一車車盜騙到自己的家里。

当时，由于面粉供不应求，奸商又从中作乱，面粉市場不时出現黑市。黄显达用上述手法騙得的大量面粉，便以黑市价格，高价出售。虽說解放以后市場管理极严，但黄显达有的是熟人，这些熟人，大都是些开小粮店、小飯鋪的，自来受恒字三号的控制。恒字三号把面粉卖給他們，发票上开的是当时的議价，收的是黑市的价錢。千方百計，但求瞞过政府检查人員的眼睛。

解放以后，黄显达便是利用这种种的办法，大量盜窃国家資財。他那非法的利潤，由此滾滾而来。他的昌順面粉厂五月开市，当月，他就买了恒利德粮店东隔壁的永聚当鋪房五十来間；六月，又买下这永聚当东边同发德烟庄房三十来間；七月，他又在北京最熱鬧的前門大街，买下鋪面房八間，成立昌順面粉厂前門分銷处。八月中秋，他还在昌順面



粉厂摆酒設宴，“犒劳”全体职工，并当场宣布发給每人蓝卡其布制服一套、皮鞋一双，明目张胆地进行收买，妄想把本厂的职工全拉下水，跟随他一起危害人民利益，盜窃国家資財。

这时，广安門內的大小商戶，真是人人自危。你进了这广安門，放眼望去，但見广安門大街路南，就是恒利德粮店、永聚当、同发德烟庄、昌順面粉厂，直抵南綫閣，共有房一百五十来間，都已成了他姓黄的；而广安門大街路北，打北綫閣往东，又是恒利厚，本已有房七十来間。这街南街北，东西相連，共占了三十来个門面，临街剩下的不过十几家商鋪，黄显达自信不出几个月，便可以一一地买下来。这时的黄显达，气焰之高，真一口想吞下这广安門，便是黑夜做梦，也都梦见自己成了連城之富。滿以为他老祖父奠万世之基

业的雄心，黄老大一死，命积攒的愿望，就要在自己的手里实现了。

时间又飞快地转到了这年十月。就在这年十月二十八日这一天，北京的报纸登出一则消息，报道冀北有的地区发生疫病，由于北京防疫的需要，暂时封锁了京綏铁路的交通。京綏铁路停车，西北的粮食就一时不能运来。人民政府这时大力教育粮商，要他们爱国守法，遵守议价，和全市人民共同度过暂时的困难；一面也加强了市场管理，坚决反对各种投机套购，囤积拒售，哄抬粮价的犯罪行为。

只是当时的一伙奸商，都是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物。平日遇上个刮风下雨，都要兴风作浪；一见这样的机会，岂有轻易放过的道理。京綏铁路不通的消息一传来，他们便立即四处散布“粮荒”的空气，大肆抢购粮食，哄抬物价。这时天桥北边的四面钟粮市场，就更似开了锅一般。现粮市场本是个早市，平日里上午九点十点，也就散了市，但是从十月底起至整个十一月上旬，每天到十二点，依然人潮汹涌。十一月九日这天，竟闹到了下午一点多，这时粮食公司的同志便动员大家散市。不想这伙奸商串通一气，当场起哄。有个人竟一脚登到市场管理处发牌写票的桌子上，放开嗓子喊嚷：

“不卖不行！”

他猖狂地叫嚣：

“你们国营商业是干什么的？卖不了，你就别干，让咱们来！”

你道此人是誰？此人便是大名鼎鼎的黃顯達的兄弟，昌順面粉廠的上市黃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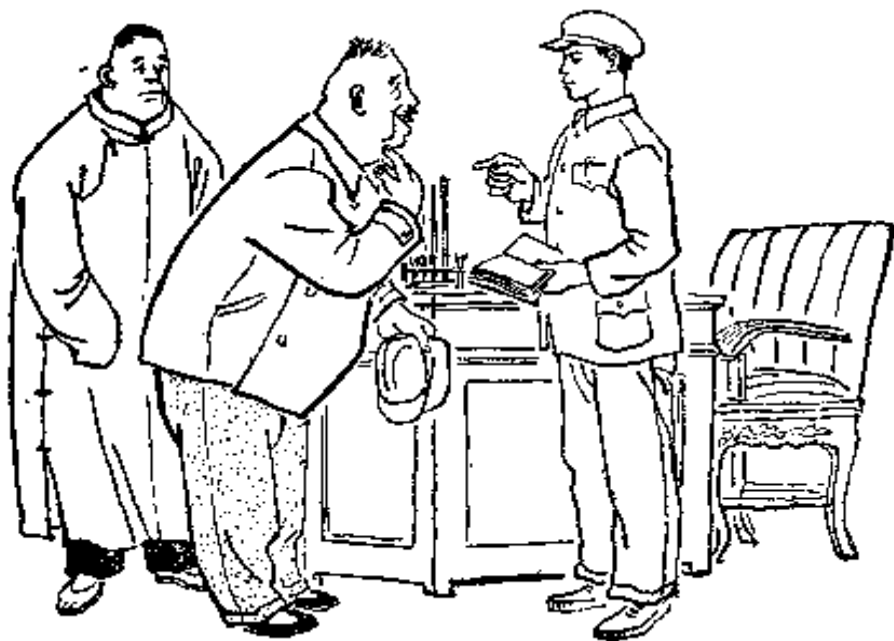
當天下午，市場管理處的干部就來到昌順面粉廠，向黃顯達提出警告。黃顯達至此，還搬出他那兩面三刀的老辦法，他立時喊人把這黃三喚來，一進門便啐了他一臉的唾沫，拍案便罵：

“你怎麼敢犯自由主義？你知道今天是什麼人的天下？今天怎容得你這樣的奸商！”

轉過身來，他又捶胸頓足，向管理處的干部再三表白：

“我是共產黨搭救出來的。解放以後，我一心只為發展生產。為了開這面粉廠，我把兒媳婦胳膊上的鐲子都掙下來投了資。別的資本家有兩面性，唯獨我這資本家只有一面性，想到的只是為人民服務……”

誰知正是這個“一面性”的黃顯達，在這次投機倒把的



活動中一馬當先。十一月十日，也即是他捶胸頓足的第二天，昌順面粉廠便拒絕在現糧市場出售面粉。十一月十一

日，昌順面粉厂被迫在市場出售面粉六百七十八袋，他那恒字三号就先买回二百三十袋；这天，黄显达又开了一张空头支票給西兴面粉厂分銷处，由这分銷处出面，再替他买回面粉二百五十袋。买来卖去，这些面粉仍都在黄显达手里，他却利用这假卖面粉的发货票，一天就套購了粮食公司小麦五万四千七百六十斤。与此同时，他那囤着大批面粉的三大粮店，一連三次易价，进行哄抬。一日之間，竟把早晨每袋二万三千五百元的面粉，抬高到了三万六千元。

这时的黄显达，还担任着北京米面粮业公会和現粮市場公会两个公会的理事长。全市粮商，唯他的馬首是瞻。黄显达一馬当先，別人也自然不肯落后。于是就有的拒售，有的哄抬。到十二日这天，早晨二百七十元一斤的小米，晚上就涨到了七百元；早晨二百三十元一斤的玉米面，到晚上被哄抬至一千元。粮店門口，这时又出現了排队的人群。解放后的万里晴空，刹時間黑云滾滾；那平靜如鏡的湖水，竟被这一伙奸商，掀起一場风波来。

但是这一回，奸商們却全都打錯了算盘。你想这解放了的北京，乃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天下，如何容得他們为所欲为。这些奸商一开始兴风作浪，广大工人店員检举他們违法罪行的信件便似雪片飞来。就在黄显达大肆投机套購，哄抬粮价的十一月十一日当天，人民政府便全部掌握了他的犯罪事实。为了給这些奸商以最后的一个悔罪机会，人民政府的工商管理部門于十二日召集一部分粮商开会，再次教育他們遵守共同綱領，認真执行議价。不想这黄显达，

早已財迷心窍，无可救药，他来开会前便听说这天粮价飞涨，市场一片混乱，便完全错估了形势，竟思量着要利用这股黑风，逼迫政府放弃限价。在这会上，但见他摇头晃脑，得意忘形地说：

“这些天人们的心气，难道政府还看不出来？我看政府要保证这粮食供应，唯有放弃限价政策，实行自由价格，粮商手里的粮食才能拿出来！”

米面粮业公会的另一个理事，也就是早年曾为那黄老大担任过丧务总理的林叔田，这时就在一旁为他呐喊助威。他也说：

“我看出自同样的道理，还必须放弃黄金限价，开放黄金的自由市场！”

这会开完，已是深夜。第二天一早，人民政府公安局便将一伙奸商逮捕法办。十一月十四日，北京各报都登出了人民政府逮捕黄显达、林叔田等十六名奸商的报道。

北京的市民一得知逮捕了“粮老虎”，真是人人振奋，个个称快。当天，那粮价就嘩地回落了下来。昌顺面粉厂的工人，也立时写了一封长长的控诉书，揭发了黄显达长期以来投机倒把，危害人民的滔天罪行。长期受黄显达直接剥削的工人，最了解“粮老虎”的底细，他们在那控诉书里，一口气列举了“粮老虎”的十大罪状。这里随手摘录几条，便可以作为黄显达一生行状的写照：

“黄显达本系军阀遗孽，是韩复榘的盐警队长，在山东喝够了盐民的血。此罪一也；

“在日  
伪时期，卖  
混合面偷天  
换日，血腥  
发家。此罪  
二也；

“在国  
民党时期，  
勾结官僚，  
卖空买空，  
投机倒把，  
吸尽了百姓  
血。此罪三也；

“利用金钱，买得伪参议员，助纣为虐。此罪四也；

“解放后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黄显达’，挂羊头，卖狗肉。此罪五也；

“一嘴的新民主主义，一肚子的资本主义，身穿列宁服，真正的大坏蛋。此罪六也；

“在进行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在后方破坏经济。此罪七也；

“只知自己发财，不顾国计民生，在此防疫期间，不知协助政府，反而趁火打抢，违反共同纲领。此罪八也；

“出售面粉，合法利润之外，每袋又哄抬两万元，暴利行为始终不改，危害群众。此罪九也；……………”



几天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便对这伙奸商进行审判。这个恶贯满盈的“粮老虎”黄显达，在人民的法庭上，依然百般狡辩，他把他的面粉厂和恒字号粮店套购粮食的罪行，说成是柜上的职工犯了“自由主义”；把别的奸商拒不接受议价，说成是同业公会的理事们犯了“分散主义”。审判员忍不住问他：

“你犯了什么罪？”

他支支吾吾地回答说：

“我……我……是有一点官僚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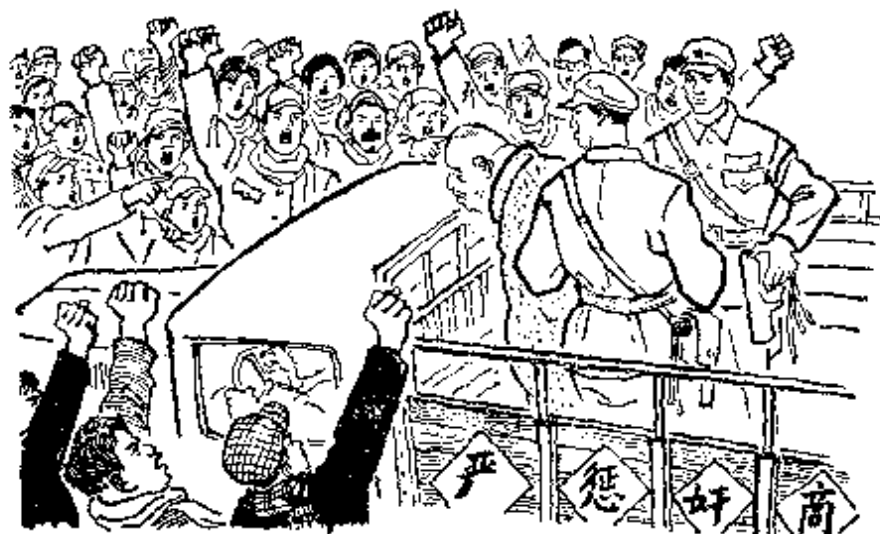
但是，铁证如山。全部事实说明，昌顺面粉厂和恒字号三大粮店的所有犯罪行为，都出自他黄显达的策划指挥。军法处便根据他囤积居奇，哄抬粮价，套购、抢买、拒售粮食，并利用空头支票进行非法交易，破坏经济，危害人民等种种罪行，判处他有期徒刑五年，褫夺公权五年；“粮老虎”三代血腥剥削发家的昌顺恒记面粉厂和恒利厚、恒利德、恒利福三大粮店，全部没收。同时判处其余十五家奸商囤积如山的粮食，一律按十一月八日的市价，或全部或一部出售给北京的贫苦市民。

这一判决一经公布，北京市民欢欣鼓舞，人人欢呼人民政府为北京人民除了一个大害。

十一月二十七日这天，北京市民正高高兴兴地在购买这些天来被奸商囤积拒售的粮食，忽然有一辆汽车出现在北京的马路上，车前挂着判决书，车后贴着“严惩奸商”的标语，两旁写着“到监狱去，奸商的下场”的大字。车到前门



五牌楼，街上的群众一眼看见车上站着个肥头大耳，低头不语的人，知道一定是人



人切齿痛恨的“粮老虎”，便一齐向汽车拥来，偌大的一条前门大街，一时道为之塞。人们一见这黄显达，立时就想起血泪斑斑混合面的情景，想起解放前物价瞬息万变时的苦难生活，旧恨新仇，便一齐涌上心头。

“严惩奸商！”

“打倒粮老虎！”震天响的口号彼伏此起。

那汽车便在这口号声中，徐徐行进，成千上万的群众紧随不舍。人们跟着随着，喊着骂着，亲自把这多年的祸害——“粮老虎”，一直送进自新路的北京第一监狱。

于是这部《粮老虎发家史》的叙述，也就到此宣告结束。

## 收 尾

作者至此，回过头来，将这部《粮老虎发家史》从头到尾細細看了一遍，发觉拉拉杂杂，前后竟叙述了六七十年間的事情，拖拖沓沓，那字数也已有六七万左右。

“粮老虎”乃是旧社会的产物。旧社会罪恶滔天，罄竹难書，作者水平所限，自不能反映当时实际情况于万一。聊可慰的，倒是这“粮老虎”从起家到沒落的过程，本身脉絡清楚，涇渭分明，足以說明新旧社会的根本区别。且看：旧社会，“粮老虎”血腥发家；新社会，“粮老虎”及时倒台。解放前，“粮老虎”是飞黄騰达，张牙舞爪，一家欢笑万家哭；解放后，他就被連根拔除，在千民万户的欢呼声中，落了个应得的下場。这一新一旧，一前一后，情形便如天上地下，竟这般的不同！

如今，十五年的时间过去了。

这十五年来，北京又经历了天翻地复的变化。过去受尽剝削压迫的劳动人民，早摆脱了整日围着那“飯碗”团团打轉的命运。今天，人們生活在社会主义的灿烂的阳光下，个个意气风发，斗志昂揚，在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指引下，正向着更美好的未来奋勇前进。

对于今天來說，《粮老虎发家史》所反映的，不过是北京

历史上的一点陈述。地主、资本家作威作福的日子，劳动人民啼饥号寒的生活，都已经成为过去了。

但是，我們决不能忘記过去。

因为今天，我們还面临着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将贯穿整个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资产阶级是何等样人？资本主义是怎么回事？只要想想过去便能明白，因为这是我們在旧社会領教过、身受过的。一切被推翻的剝削者幻想的资本主义复辟不是别的，正是要使旧社会的虎豹豺狼一齐卷土重来，使我們重新回到过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的地獄中去。

对生活在今天的我們來說，了解过去是十分必要的。了解了过去，我們就不会在生活里迷失方向，不会重新陷进过去的罪恶的深渊里。在这个深渊里，我們曾經經受多大的苦难；而从这个深渊里走出来，又曾經經歷过多么艰苦的斗争，付出过多么重大的代价！

《粮老虎发家史》提供的便是过去的一些材料。讓我們永远記住过去辛酸的眼泪，記住那血泪斑斑的混合面，記住解放前那些凄惨的日子吧！讓我們从“粮老虎”血腥发家的历史中，看看资产阶级的面目，看看资本主义，看看旧社会的罪恶吧！

讓我們更热爱今天，热爱社会主义，以百倍的热情投身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伟大的洪流中去吧！

一九六四年一月三十一日